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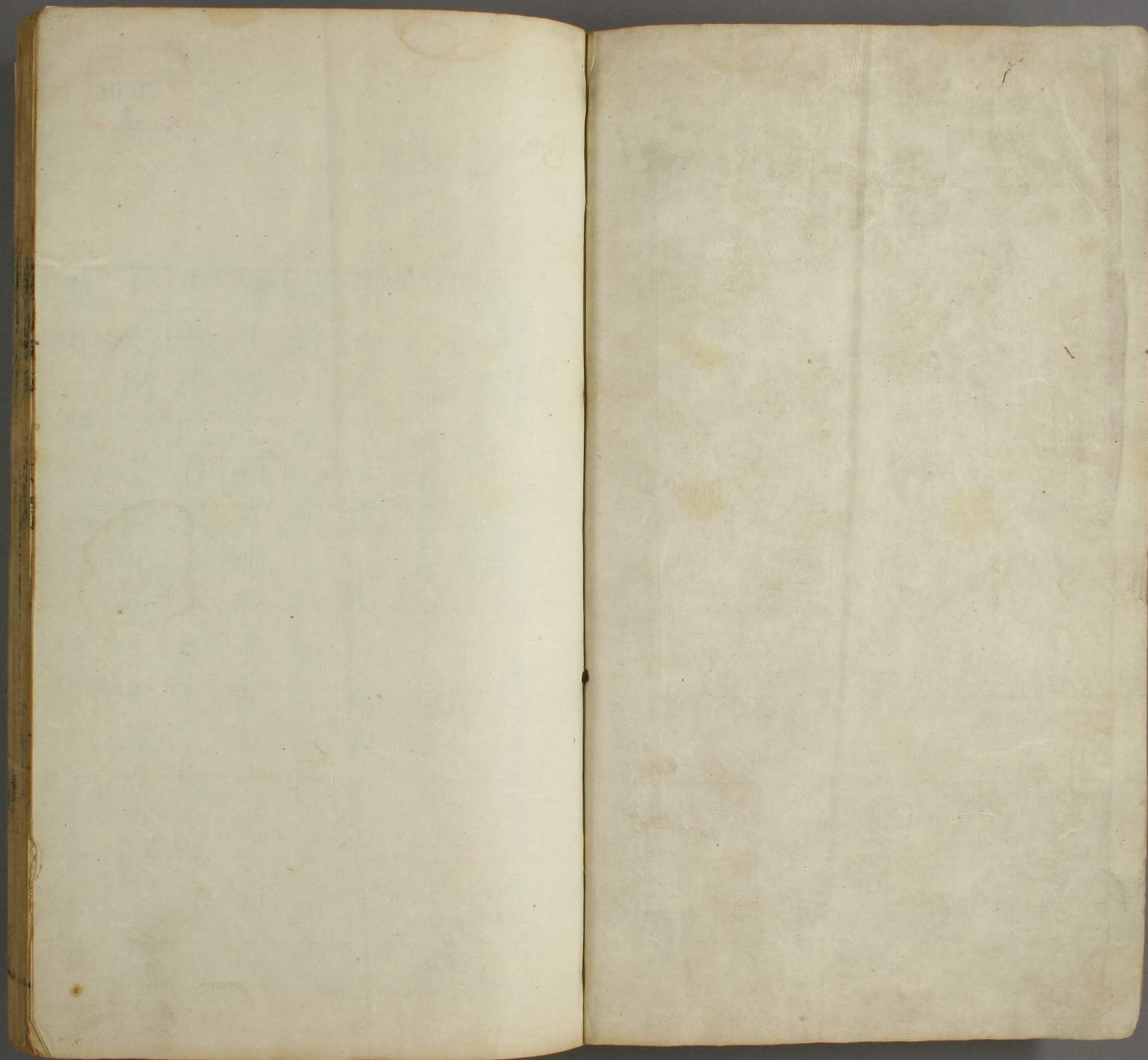
王陽明全集

文錄一二

正二

特別  
入 20  
3059  
1





特

門 20  
號 3059  
卷 1



陽明先生文錄序

通議大禮部侍郎前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高修國典經筵講官黃綰撰

古人之文實理而已理散兩間蘊諸人心  
無迹可見必俟言行而彰言行人之樞機  
君子慎之而實理形焉古者左史記言右  
史記事此其載籍之初文之權輿乎故文  
之爲用以之撰天地而天地爲昭以之體  
萬物而萬物爲備以之明人紀而人紀爲



脩以之闡鬼神而鬼神爲顯以之理庶民  
而庶民爲從以之考三王而三王爲協以  
之俟後聖而後聖爲歸所以經緯天地肇  
脩人紀綱維萬物探索陰陽統貫今古變  
通幽明而不可廢者也陽明先生夙負豪  
傑之資始隨世俗學文出入世儒老釋之  
間中更竄謫流離之變乃篤志爲學久之  
深有省於孟子良知之說大學親民之旨

不身而求於道充乎其自得也故其發於  
言行也日見其宏廓深潛中和信直無少  
偏戾故其於文也亦日見其浩博淵邃清  
明真切皆足以達其志而無遺或告之君  
父或質之朋友或迪之門生或施之政事  
或試之軍旅以至登臨之地燕處之時雖  
一馨一歎之微亦無徃而非實理之形由  
是不息造其精以極于誠是故其用之也

天地可以經緯人紀可以肇率萬物可以  
網維陰陽可以探索古今可以統貫幽明  
可以變通惜乎天不憖遺不獲盡見行事  
大被斯世其僅存者惟文錄傳習錄居夷  
集而已其餘或散亾及傳寫訛錯撫卷泫  
然豈勝斯文之慨乃與歐陽崇一錢洪甫  
黃正之率一二子姪檢粹而編訂之曰陽  
明先生存稿洪甫携之吳中與黃勉之重

爲釐類曰文錄曰別錄謀諸提學侍御聞  
人邦正刻梓以行庶傳之四方垂之萬世  
使有志之士知所用心則先生之學之道  
爲不亾矣嘉靖乙未春三月

刻陽明先生全集序

天生出類之才必從而諉屬之使能尋  
究道原立功立言以垂照後世當代若  
陽明先生者非所謂出類之才耶其功  
業以匡時著述以拯世具在是編今其  
門人論述者皆以爲非其至也而獨揭  
其所謂良知惜夫古聖蹈迪在門闡述  
萬世孰逾孔子孟氏哉論語一書轍跡所

陽明文錄 一八序 一四  
至君相大夫交際寓主隱約覲接淹速  
徑曲汗隆門人問答進退川流即德容  
光斯照故其自敘曰無行不與二三子  
曰述而不作曰好古敏求忘食忘憂其  
在門之士知足知聖者曰見禮知政聞  
樂知德未嘗外著述也曰賢於堯舜曰  
緩來動和未嘗外事功也其答問仁曰  
克復曰敬恕曰認四教曰文行忠信至

孟氏推尊孔氏亦曰仕止久速曰進退  
辭受而已乃性與天道雖穎悟之傑且  
嘆其不可得聞而中人以下夫子以爲  
不可語上蓋欲學者潛修而默識爾夫  
人心之良譬之佳種根苗秀實槩之一  
穀而芟柞培溉槩之一事而成德達才  
國醫治病溫寒燥濕惟變所適聖門教  
旨諒同斯矣

陽明文錄 一  
五  
明朝承元斯道晦蝕習浮踵陋志士僅抱  
遺文璞玉礦金闕而不顯陽明先生揭  
致良知之學示人本本元元如起沉痾  
如呼大寐良以拯世而康濟生民計安  
社稷先生之實學孔門之宗派也沿流  
之弊或執靈明以爲用而忘戒懼之爲  
功或自謂無意必弗信果以爲體而不  
知恣肆而無忌是於先生之全書譬之

食而不知其味程子屋脊過之喻良若  
有慨於斯今也余不敢謂知先生之學  
今論宗旨昭昭乎若揭日月行矣顧念  
諸君子尊先生如孔孟氏而畧行事著  
述或有異於孔氏自敘與其徒之闡述  
也此則今督學宋公授刻先生全書意  
也謹序

隆慶六年歲在壬申季春望日南豐後



陽明先生文錄序

陽明先生文錄序

門人安成鄒守益撰

錢子德洪刻先師文錄于姑蘇自述其衷  
次之意以純于講學明道者爲正錄曰明  
其志也以詩賦及酬應者爲外集曰盡其  
全也以奏疏及文移爲別錄曰究其施也  
於是先師之言粲然聚矣以守益與聞緒  
言之教也寓簡使序之守益拜手而言曰

知言誠未易哉昔者孔夫子之作春秋也  
從遊者三千速肖者七十矣而猶有莫我  
知之嘆嘆夫以言語求之而眩其真也夫  
子既沒門弟子欲以所事夫子者事有子  
夷攷其取于有子亦曰甚矣其言之似夫  
子也則下學上達之功其著且察者鮮矣  
推尊之詞要亦足以及之賢於堯舜堯舜  
未易賢也走獸之於麟飛鳥之於鳳雖勉

而企之其道無繇不幾于絕德乎禮樂之  
等最爲近之然猶自聞見而求終不若秋  
陽江漢直悟本體爲簡易而切實也蓋在  
聖門惟不遷怒不貳過之顏語之而不惰  
其次則忠恕之曾足以任重而道遠故再  
傳而以祖述憲章譬諸天地四時三傳而  
以仕止久速之時比諸大成比諸巧力宛  
然江漢秋陽家法也秦漢以來專以訓詁

陳明齋錄 卷之八  
雜以佛老侈以詞章而皜皜肫肫之學淆  
雜偏陂而莫或救之逮于濂洛始粹然克  
續其傳論聖之可學則以一者無欲爲要  
答定性之功則以大公順應學天地聖人  
之常嗟乎是豈嘗試而懸斷之者乎其後  
剖析愈精考擬愈繁著述愈富而支離愈  
甚間有覺其非而欲挽焉則又未能盡追  
窠臼而洗濯之至我陽明先師慨然深探

其統歷艱履險磨瑕去垢獨揭良知力極  
郡迷犯天下之謗而不自恤也有志之士  
稍稍如夢而覺泝濂洛以達洙泗非先師  
之功乎以益之不類再見于虔再別于南  
昌三至于會稽竊窺先師之道愈簡易愈  
廣大愈切實愈高明望望然而莫知其所  
止也當時有稱先師者曰古之名世或以  
文章或以政事或以氣節或以勲烈而公

陽明文錄 卷一 八  
一九  
克兼之獨除却講學一節即全人矣先師  
咲曰某願從事講學一節盡除却四者亦  
無愧全人又有訾訕之者先師曰古之狂  
者嘐嘐聖人而行不揜世所謂敗闕也而  
聖門以列中行之次忠信廉潔刺之無可  
刺世所謂完全也而聖門以爲德之賊其  
願爲狂以進取不願爲愿以媚世嗚呼今  
之不知公者果疑其爲狂乎其知公者果

能盡除四者而信其爲全人乎良知之明  
蒸民所同本自皜皜本自肫肫常寂常感  
常神常化常虛常直常太公常順應患在  
自私用智之欲所障始有所尚始有所倚  
不倚不尚本體呈露宣之爲文章措之爲  
政事犯顏敢諫爲氣節誅亂討賊爲勲烈  
是四者皆一之流行也學出于一則以言  
求心矣學出于二則以言求言矣守益力

陽明先生文集 卷之八  
病於二之而未瘳也故反覆以質于吾黨  
吾黨欲求知言之要其惟自致其良知乎  
嘉靖丙申春三月

河東重刻陽明先生文集序

一冊

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廬陵後學宋儀望撰

陽明先生文集始刻于姑蘇蓋先生門人  
錢洪甫氏詮次之云自後或刻于閩于越  
于關中其書始漸播於四方學者嘉靖癸  
丑春予出按河東河東爲堯舜禹相授受  
故地而先生之學則固由孔孟以沂堯舜  
於是間以竊聞先生緒言語諸人士而若

有興者未幾得關中所寄先生全錄遂檄而刻之宋儀望曰嗟乎先生之學蓋難言之矣昔者孔子設教於洙泗之間其與群弟子論說如荅問仁問孝問政之類各隨其人品高下而成就之而求仁之學惟顏氏之子爲庶幾焉其餘雖穎悟如賜果如由多藝如求皆不許其爲仁故曰惟命與仁子蓋罕言之當時從者亦且疑其爲

而夫子他日又欲無言夫子豈誠不欲言之人人願學者有及有不及耳顏氏旣歿斯道益孤其後迺得曾氏遂以所著大學一篇授之厥後子思孟子亦各發明其學無有異同然自二子之後傳其學者徃徃流爲異端而不自知秦漢以還斯道不絕如筭至宋周程氏陸氏文起而倡明之當其時同志諸君子又多持其所見競立門

戶者不可勝數嗚呼聖人之學是何明之  
之難而晦之之易也陽明先生英邁特起  
銳志斯道更歷變故造詣益深於是始以  
聖人爲必可至一日取大學古本深加研  
究遂發明其格物致知之說而超然有悟  
於致良知之一語既而本之吾心驗之躬  
行考之往聖質之鬼神建諸天地然後知  
良知之用微動靜合體用貫始終常精嘗

明常感常寂常戒慎恐懼常太公順應  
至是而先生之學始沛然决之江河而無  
復有疑矣先生嘗曰心之良知是謂聖人  
人之不能致其良知者以其無必爲聖人之  
志也是故舍致知則無學矣舍聖人則無  
志矣故其與門弟子語惓惓以致良知爲  
訓而不復有他說何者良知之學先生超  
然獨契發千古聖人不傳之秘不啻若獲

寶於淵復金於塗而遂欲以公之人人故  
學者一聞其說莫不恍然有悟而不知先  
生之學實未嘗以一悟而遂可至於聖人  
孔子在當時發憤忘食下學而上達而門  
弟子乃謂其爲天縱夫子至是始有莫我  
知之歎矣嗚呼今之譚先生之學者其果  
盡能身體力行如夫子所云者乎予故曰  
先生之學蓋難言之矣先生既歿毅然任

斯道而不變者皆傑然爲世名儒然亦有  
號稱脫悟乃或少變其師說以自立門戶  
甚者往往自軼於繩墨而後進之士遂妄  
加訾議而卒視聖人爲不可及嗚呼是則  
可懼也已今之讀先生之書者果能求先  
生之心體先生用功之實譬之衣服飲食  
飽煖自知若是則將終身從事猶懼涉汪  
洋而茫無涯涘也彼人之至不至訾不訾



又何與於我哉是則先生之學也是則重刻先生之集之意也是爲序

嘉靖癸丑秋七月

是集予往按河東刻之今復承乏視學閩中適司諫南豐邵君守建寧予過建辱君過從署中相與劇談陽明先生之學司諫君曰今所刻陽明全集直與孟氏七篇相表裏蓋佛家所

謂正法眼藏也願請前集翻刻之以惠八閩士子如何予謝曰是不毅之志也然必辱高序庶幾來哲知吾二人所用心云司諫君曰諾遂書之以識歲月時隆慶六載歲在壬申仲春廿有八日宋儀望題

下日三金

陽明先生文錄總目

卷之一 書一 始正德己巳至庚辰

與辰中諸生 己巳

答徐成之 辛未

答黃宗賢應原忠 辛未

答汪石潭內翰 辛未

寄諸用明 辛未

答王虎谷 辛未

與王宗賢 辛未

二 壬申

陽明先生文錄總目

三 癸酉

四 癸酉

五 癸酉

六 丙子

七 戊寅

與王純甫 壬申

二 癸酉

三 甲戌

四 甲戌

寄希淵 壬申

一 壬申

三 癸酉

四 巳卯

與戴子良 癸酉

與胡伯忠 癸酉

與黃誠甫 癸酉

二 丁丑

荅王天宇 甲戌

二 甲戌

寄李道夫 乙亥

與陸元靜 丙子

二 戊寅

與希顏台仲明德尚謙原靜 丁丑

與楊仕德薛尚謙 丁丑

寄聞人邦英邦正 戊寅

二 戊寅

三 庚辰

寄薛尚謙 戊寅

二

三

寄諸弟 戊寅

與安之 巳卯

荅甘泉 巳卯

二 庚辰

荅方叔賢 巳卯

與陳國英 庚辰

復唐虞佐 庚辰

荅羅整菴少宰 庚辰

卷之二 書二 始正德辛巳 至嘉靖乙酉

與鄒謙之 辛巳

二乙酉

與夏敦夫 辛巳

與朱守忠 辛巳

與席元山 辛巳

答甘泉 辛巳

答倫彥式 辛巳

與唐虞佐侍御 辛巳

答方叔賢 辛巳

二癸未

與楊仕鳴 辛巳

二癸未

三癸未

與陸元靜 辛巳

二壬午

答舒國用 癸未

與劉元道 癸未

答路賓陽 癸未

與黃宗賢 癸未

寄薛尚謙 癸未

答周道通 甲申

與黃勉之 甲申

二 甲申

答劉內重 乙酉

與王公弼 乙酉

答顧東橋 乙酉

答董澐蘿石 乙酉

卷之三 書三 始嘉靖丙戌至戊子

寄鄒謙之 丙戌

二 丙戌

三 丙戌

四 丙戌

五 丙戌

答友人 丙戌

答友人問 丙戌

答南元善 丙戌

二 丙戌

答季明德 丙戌

與王公弼 丙戌

二 丁亥

答歐陽崇一 丙戌

陽明先生全集目錄  
二 丙戌

答聶文蔚 丙戌

二 戊子

寄陸原靜 丙戌

答甘泉 丙戌

答魏師說 丁亥

與馬子莘 丁亥

與毛古庵憲副 丁亥

與黃宗賢 丁亥

答以乘憲副 丁亥

與戚秀夫 丁亥

與陳惟濬 丁亥

寄安福諸同志 丁亥

與錢德洪王汝中 丁亥

二 戊子

三 戊子

答何廷仁 戊子

卷之四 序記說

別三子序 丁卯

贈林以吉歸省序 辛未

送宗伯喬白巖序 辛未

贈王堯卿序 辛未

別張常甫序 辛未

別湛甘泉序 壬申

別方叔賢序 辛未

別王純甫序 辛未

別黃宗賢歸天台序 壬申

贈周瑩歸省序 乙亥

贈林典卿歸省序 乙亥

贈陸清伯歸省序 乙亥

贈周以善歸省序 乙亥

贈郭善甫歸省序 乙亥

贈鄭德夫歸省序 乙亥

紫陽書院集序 乙亥

朱子晚年定論序 戊寅

別梁日孚序 戊寅

大學古本序 戊寅

禮記纂言序 庚辰

象山文集序 庚辰

觀德亭記 戊寅



重修文山祠記 戊寅

從吾道人記 乙酉

親民堂記 乙酉

萬松書院記 乙酉

稽山書院尊經閣記 乙酉

重修山陰縣儒學記 乙酉

梁仲用默齋說 辛未

示弟立志說 乙亥

約齋說 甲戌

見齋說 乙亥

矯亭說 乙亥

謹齋說 乙亥

夜氣說 乙亥

修道說 戊寅

自得齋說 甲申

博約說 乙酉

惜陰說 丙戌

卷之五 雜著

書汪汝成格物卷 癸酉

書石川卷 甲戌

與傅生鳳 甲戌

書王天宇卷 甲戌

書王嘉秀請益卷 甲戌

書孟源卷 乙亥

書楊思元卷 乙亥

書玄默卷 乙亥

書顧維賢卷 辛巳

壁帖 壬午

書五一為卷 癸未

書朱守諸卷 甲申

書蕭陽伯卷 甲申

書張思欽卷 乙酉

書中天閣勉諸生 乙酉

書朱守乾卷 乙酉

書正憲扇 乙酉

書魏師孟卷 乙酉

書朱子禮卷 甲申

書林司訓卷 丙戌

書黃夢星卷 丁亥

外集卷之一 賦騷詩

陽明文錄卷之九  
太白樓賦

丙辰

九華山賦

壬戌

吊屈平賦

丙寅

思歸軒賦

庚辰

答言

丙寅

守儉弟歸曰仁歌楚穀為別予亦和之

祈雨辭正德丙子南贛作

歸越詩三十五首弘治壬戌年以刑部主事告病

歸越并楚遊作

遊牛峰寺四首

又四絕句

姑蘇吳氏海天樓次鄺尹韻

山中立秋日偶書

夜雨山翁家偶書

尋春

西湖醉中漫書二首

九華山下柯秀才家

夜宿無相寺

題四老圍棋圖

無相寺三首

化成寺六首

李白祠二首

雙峰

蓮花峰

列僊峰

雲門峰

芙蓉閣二首

書梅竹小畫

山東詩六首弘治甲子起復主試山東時作

登泰山五首

泰山高次王內翰司猷韻

京師詩八首弘治乙丑年改除兵部主事時作

憶龍泉山

憶諸弟

寄舅

送人東歸

寄西湖友

贈陽伯

故山

憶鑑湖友

獄中詩十四首正德丙寅年十二月以上疏忤逆

瑾下錦衣獄作

不寐

有室七章

讀易

歲暮

見月

天涯

屋鐸月

別友獄中

杜詩五十五首正德丁卯年赴謫貴陽

答汪抑之三首

陽明子之南也其友湛元明歌九章以贈崔子

鍾和之以五詩於是陽明子作八詠以答之

南遊三首

憶昔答喬白巖因寄儲柴墟三首

一日懷抑之也抑之之贈既嘗答以三詩意若

有歎焉是以賦之也

夢與抑之昆季語湛崔皆在焉覺而有感因記

以詩三首

因雨和杜韻

赴謫次北新關喜見諸弟

南屏

卧病靜慈寫懷

移居勝果寺二首

憶別

泛海

武夷次壁間韻

草萍驛次林見素韻奉寄

玉山東嶽廟遇舊識嚴星士

廣信元夕蔣太守舟中夜話

夜泊石亭寺用韻呈陳婁諸公因寄儲此木墟

憲及喬白巖太常諸友

過分宜望鈐岡廟

雜詩三首

袁州府宜春臺四絕

夜宿宣風館

萍鄉道中謁濂溪祠

宿萍鄉武雲觀

醴陵道中風雨夜宿泗州寺次韻

陽明先生集卷之四  
長沙答周生

涉湘于邁嶽麓是尊仰止先哲因懷友生麗澤

興感伐木寄言二首

遊嶽麓書事

次韻答趙太守王推官

天心湖阻泊既濟書事

外集卷之二 居夷詩

去婦嘆五首

羅舊驛

沅水驛

平溪館次王文濟韻

清平衛即事

興隆衛書壁

七盤

初至龍場無所止結草菴居之

始得東洞遂改爲陽明小洞天三首

謫居絕糧請學于農將田南山末言寄懷

觀稼

採蕨

倚倚

南溟

溪水

龍岡新構

諸生來

西園

水濱洞

山石

無寐二首

諸生夜坐

艾草次胡少參韻

鳳鷄次韻答胡少參

鸚鵡和胡韻

諸生

遊來僊洞早發道中

別友

贈黃太守詩

寄友用韻

秋夜

採薪二首



龍岡漫興五首

答毛拙菴見留書院

老檜

却巫

過天生橋

南霽雲洞

春晴

陸廣曉發

雪夜

元夕二首

家僮作紙燈

白雲堂

來僊洞

木閣道中雪

元夕雪用蘇韻二首

曉霽用前韻書懷三首

次韻陸僉憲元日喜晴

元夕木閣山火

夜宿汪氏園

春行

陽明文錄

十五

村南

山途二首

白雲

答劉美之見寄次韻

寄徐掌教

書庭蕉

送張憲長左遷滇南大叅次韻

南菴次韻二首

觀傀儡次韻

徐都憲同遊南菴次韻

即席次王文濟少叅韻二首

贈劉侍御二首

夜寒

冬至

春日花間偶集示門生

次韻送陸文順僉憲

次韻陸僉憲病起見寄

次韻胡少叅見過

雪中桃次韻

舟中除夕二首

淑浦山夜泊

過江門崖

辰州虎溪龍興寺聞楊名父將到留韻壁間

武陵潮音閣懷元明

閣中坐雨

霽夜

僧齋

德山寺次壁間韻

沅江曉泊二首

夜泊江思湖憶元明

橋起寫懷

三山晚眺

鷺羊山

泗州寺

再經武雲觀書林玉璣道士壁

再過濂溪祠用前韻

外集卷之三 廬陵詩六首正德庚午年三月遷

廬陵尹作

遊瑞華二首

古道

立春日道中短述

公館午飯偶書

午饌香社寺

京師詩二十四首正德庚午年十月陞南京刑部

主事辛未年入覲調北京吏部主事作

夜宿功德寺次宗賢韻二絕

別方叔賢四首

白灣六章

寄隱巖

香山次韻

夜宿香山林宗師房次韻三首

別湛甘泉二首

贈別黃宗賢

歸越詩五首正德壬午年陞南京大僕寺少卿便

道歸越作

四明觀白水二首

杖錫道中用張憲使韻

又用曰仁韻

書杖錫寺

滁州詩三十六首正德癸酉年到太僕寺作

梧桐江用韻

林間睡起

贈熊彰歸

別易仲

送守中至龍盤山中

龍蟠山中用韻

瑯琊山中三首

答朱汝德用韻

送惟乾二首

別希顏二首

山中示諸生五首

龍潭夜坐

送德觀歸省二首

送蔡希顏三首

贈守中北行二首

鄭伯興謝病還鹿門雪夜過別賦贈三首

門人王嘉秀實天蕭琦子至告歸書此見別意

兼寄嚴辰陽諸賢

滁陽別諸友

寄浮峰詩社

棲雲樓坐雪二首

與商貢士二首

南都詩四十七首正德甲戌年四月陞南京鴻臚

寺卿作

題歲寒亭贈汪尚和

與徽州程畢二子

山中懶睡四首

題灑山小隱二絕

六月五章

守文弟歸省携其手歌以別之

書友面寄館賓

用實夫韻

游牛首山

送徽州洪挺承瑞

病中大司馬喬公有詩見懷次韻奉答二首

送諸伯生歸省

寄馮雪湖二首

諸用文歸用子美韻為別

題王實夫畫

贈潘給事

陽明文集卷之十一  
與沅陵郭掌教

別族太叔克彰

登憑虛閣和石少宰韻

登問江樓

獅子山

遊清涼寺三首

寄張東所次前韻

別余縉子紳

送劉伯光

冬夜偶書

寄潛南山

送胡廷尉

與郭子全

次藥子仁韻送別四首

書悟真篇答張太常二首

贛州詩三十六首正德丙子年九月陞南贛僉都

御史以後作

丁丑二月征漳寇進兵汀道中有感

回軍上杭

喜雨三首

聞曰仁買田雪上携同志待予歸二首

祈雨二首

還贛

借山亭

桶岡和邢太守二首

通天巖

遊通天巖次鄒謙之韻

又次陳惟濬韻

忘言巖次謙之韻二首

圓明洞次謙之韻

潮瀆巖次謙之韻

天成臨別索贈

坐忘言巖問二三子

留陳惟濬

樓禪寺雨中與惟乾同登

茶寮紀事

回軍九連山道中短述

回軍龍南小憇玉石巖雙洞絕竒徘徊不忍去

因寓以陽明別洞之號兼留此作三首

再至陽明別洞和邢太守韻二首



夜坐偶懷故山

懷歸二首

送德毅叔歸姚

示憲兒

贈陳東川

外集卷之四 江西詩一百二十首正德己卯年

奉勅往福建處叛軍至豐城遇宸濠之變

趨還吉安集兵平之八月陞副都御史巡撫

江西作

鄱陽戰捷

書草萍驛二首

西湖

寄江西諸士夫

太息

宿淨寺四首

歸興

即事漫述四首

泊金山寺二首

舟夜

舟中至日

阻風

用韻答伍汝真

過鞋山戲題

楊邃菴待隱園次韻五首

登小孤書壁

登纓吼次草泉心劉石門韻二首

望廬山

除夕伍汝真用符隱園韻即席次答五首

元日霧

二日雨

三門風

直春二首

遊廬山開元寺

又次壁間杜牧韻

舟過銅陵堊云縣東小山有鐵船因往觀之果見其彷彿因題石上

山僧

江上望九華山二首

觀九華山龍潭

廬山東林寺次韻

又次邵二泉韻

遠公講經臺

太平宮白雲

書九江行臺壁

又次李僉事素韻

繁昌阻風二首

江邊阻風散步至靈山寺

泊舟大同山溪間諸生聞之有挾冊來尋者

巖下桃花盛開携酒獨酌

曰鹿洞獨對亭

豐城阻風

江上望九華不見

江施二生與醫官陶堃冒雨登山人多笑之戲

作歌

遊九華道中

芙蓉閣

重遊無相寺次韻四首

登蓮花峰

重遊無相寺次舊韻

登雲峰望始盡九華之勝因復作歌

陽明續集  
雙峰遺柯生喬

歸途有僧自望華亭來迎且請詩

無相寺金沙泉次韻

夜宿天池月下聞雷次早知山下大雨三首

文殊臺夜觀佛燈

書汪進之大極巖二首

勸酒

重遊化城寺二首

遊九華

弘治壬戌嘗遊九華值時陰霧竟無所觀至是

正德庚辰復往遊之風日清朗盡得其勝  
而作歌

巖頭閒坐漫成

將遊九華移舟宿寺山二首

登雲峰二三子詠歌以從欣然成謠二首

有僧坐巖中已三年詩以勵吾黨

春日遊齊山寺用杜牧之韻三首

重遊開元戲題壁

賈胡行

送邵文實方伯致仕

紀夢

無題

遊落星寺

遊通天巖示鄒陳二子

青原山次黃山谷韻

睡起偶成

立春

遊廬山開原寺

登小孤次陸良弼韻

月下吟三首

月夜二首

雪望四首

火秀宮次一峰韻三首

歸懷

秋吟

居越詩三十四首正德辛巳年歸越後作

歸興二首

次謙之韻

再遊浮峰次韻

夜宿浮峰次謙之韻

再遊延壽寺次舊韻

碧霞池夜坐

秋聲

林汝桓以二詩寄次韻為別

月夜二首

秋夜

夜坐

心漁歌為錢翁希明別號題

登香爐峰次蘿石韻

從吾登爐峰絕頂戲贈

詩列贈從吾

嘉靖甲申冬二十一日再登秦望自弘治戊午

登後二十七年矣將下適董蘿石與二三子

來復坐久之暮歸同宿雲門僧舍

山中漫興

挽潘南山

和董蘿石菜花韻

天泉樓夜坐和蘿石韻

詠良知四首示諸生三首

答人問良知二首

陽明先生集卷之八  
答人問道

寄題王芝菴

別諸生

後中秋望月歌

書扇示正憲

送蕭子繼憲副之任

中秋

嘉靖丙戌十二月庚申始得子六有靜齋以詩

來賀次韻為謝二首

一兩廣詩二十一首嘉靖丁亥起平思田之亂

秋且飲月巖新構別王侍御

復過釣臺

方思道送西峰

西安雨中諸生出候因寄德洪汝中并示書院

諸生

德洪汝中方卜書院盛稱天真之奇并寄及之

寄石潭二絕

長生

南浦道中

重登黃土腦

過新溪驛

夢中絕句

謁伏波廟二首

破斷藤峽

平八寨

南寧二首

往歲破桶岡宗舜祖世麟老宣慰實來督兵今  
茲思田之後乃隨父致仕宣慰明輔來銜亭  
目擊其父子孫三世皆以忠信相承相尚  
詩以嘉之

題甘泉居

書泉翁壁

外集卷之五 書

答佟太守求雨 癸亥

答毛憲副 戊辰

與安宣慰 戊辰

二 戊辰

三 戊辰

答人問神僊 戊辰

答徐成之 壬午



二 壬午

答儲柴墟 壬申

二 壬申

答何子元 壬申

上晉溪司馬 戊寅

二 巳卯

上彭幸菴 壬午

寄楊邃菴閣老 壬午

二 癸未

三 丁亥

四 丁亥

寄席元山 癸未

答王學菴中丞 甲申

與陸清伯 甲申

與黃誠甫 甲申

二 甲申

三 乙酉

與王勉之 乙酉

復童克剛 乙酉

與鄭啓範侍御 丁亥

陽明文錄

答方叔賢 丁亥

二 丁亥

與黃宗賢 丁亥

二 丁亥

三 丁亥

四 戊子

五 戊子

答見山冢宰 丁亥

與霍元臣宮端 丁亥

答番直鄉

寄翟石門閣老 戊子

寄何燕泉 戊子

外集卷之六 序

羅履素詩集序 壬戌

兩浙觀風詩序 壬戌

山東鄉試錄序 甲子

烝候圖序 戊辰

送毛憲副致仕歸桐江書院序 戊辰

恩壽雙慶詩後序 戊辰

重刊文章軌範序 戊辰

易月文錄

三十三

五經臆說序 戊辰

潘氏四封錄序 辛未

送章達德歸東雁序 辛未

壽湯雲谷序 甲戌

文山別集序 甲戌

金壇縣志序 乙亥

送南元善入覲序 乙酉

送聞人邦允序

送別省吾林都憲序 戊子

外集卷之七 記

興國守胡子登生像記 壬戌

新建預備倉記 癸亥

平山書院記 癸亥

何陋軒記 戊辰

君子亭記 戊辰

遠俗亭記 戊辰

象祠記

卧馬塚記 戊辰

賓陽堂記 戊辰

重修月潭寺建公館記 戊辰

玩易窩記 戊辰

東林書院記 癸酉

應天府重修儒學記 甲戌

重修六合縣學記 乙亥

時雨堂記 丁丑

重修浙江貢院記 乙酉

濬河說 乙酉

外集卷之八 記 雜著

白說字貞夫說 乙亥

劉氏二子字說 乙亥

南岡說 丙戌

悔齋說 癸酉

題湯大行 殿試策問下 壬戌

示徐曰仁應試 丁卯

龍塲生問答 戊辰

論元年春王正月 戊辰

書東齋風雨卷後 癸酉

竹江劉氏族譜跋 甲戌

書察院行臺壁 丁丑

諭俗四條 丁丑

書選祝圖 戊寅

書諸陽卷 庚辰

書陳世傑卷 庚辰

諭太和楊茂

書藥惠卷 庚辰

書佛即機遺事 庚辰

題壽外母蟠桃園 庚辰

書徐汝佩卷 癸未

題夢槎奇遊詩卷 乙酉

為善最樂文 丁亥

客座私祝 丁亥

外集卷之九 墓誌銘 墓表 墓碑 傳 碑

贊 箴 祭文

易直先生墓誌 壬戌

陳處士墓誌銘 癸亥

平樂同知尹公墓誌銘 癸亥

徐昌國墓誌 辛未

凌孺人楊氏墓誌銘 乙亥

文橋菴墓誌 乙亥

登仕郎馬文重墓誌銘 丙子

明封刑部主事浩齋陸君墓誌銘 丙子

贈翰林院編修湛公墓表 壬申

節菴方公墓表 乙酉

湛賢母陳太孺人墓碑 甲戌

程守夫墓碑 甲申

太傅王文恪公傳 丁亥

平茶寮碑 丁丑

平泖頭碑 丁丑

田州立碑 丙戌

田州石刻

陳直夫南宮像贊

三箴

南鎮禱雨文 癸亥

瘞旅文 戊辰

祭鄭朝朔文 甲戌

祭泖頭山人文 戊寅

祭徐曰仁文 戊寅

祭孫中丞文 巳卯

祭外舅介菴先生文 巳

祭文相文

又祭徐曰仁文 甲申

祭國子助教薛尚賢文

祭朱守忠文 甲申

祭楊仕鳴文 丙戌

祭元山席尚書文 丁亥

祭吳東湖文 丁亥

祭永順寶靖土兵文 戊子

祭軍牙六纛之神文 丁亥

祭南海文 戊子

祭六世祖廣東叅議性一常府君文 戊子

別錄卷之一 奏疏

陳言邊務疏

乞養病疏

乞宥言官去權文

自劾乞休疏

乞養病疏

諫迎佛疏

辭新任乞以舊職任疏

謝恩疏

給由疏

以章 聖德疏

叅失事官員疏

閩廣捷音疏

申明賞罰以勵人心疏

攻治盜賊二策疏

類奏擒斬功次疏

添設清平縣治疏

疏通鹽法疏

別錄卷之二 奏疏一

議夾剿兵糧疏

南贛擒斬功次疏

議火巢方略疏

換 勅謝 恩疏

交收旗牌疏

議南贛商稅疏

陞賞謝 恩疏

橫水桶岡捷音疏

立崇義縣治疏

別錄卷之三 奏疏三

乞休致疏

移置驛傳疏



刑頭捷音疏

添設和平縣治疏

三省夾勦捷音疏

辭免陞陜乞以原職致仕疏

再議崇義縣治疏

再議平和縣治疏

再議疏通鹽法疏

陞陜射恩疏

乞放歸田里疏

別錄卷之四 奏疏四

飛報寧王謀反疏

再報謀反疏

乞便道省墓疏

奏聞宸濠偽造檄榜疏

留用官員疏

江西捷音疏

擒獲宸濠捷音疏

奏疏 益王助軍餉疏

旱災疏

請止 親征疏

陽明文錄卷五  
奏留朝覲官疏

奏聞 淮王助軍餉疏

恤重刑以實軍伍疏

處置官員署印疏

二乞便道省葬疏

處置從逆官員疏

處置府縣從逆官員疏

收復九江南康叅失事官員疏

別錄卷之五 奏疏五

乞寬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疏

計處地方疏

水災自効疏

重上江西捷音疏

四乞省葬疏

開豁軍前用過錢糧疏

徵收秋糧稽遲待罪疏

巡撫地方疏

勦平安義叛黨疏

乞便道歸省疏

辭封爵晉 恩賞以彰國典疏

再辭封爵普 恩賞以彰國典疏

別錄卷之六 奏疏六

辭免重任乞 恩養病疏

赴任謝 恩遂陳膚見疏

辭巡撫兼任舉能自代疏

奏報田州思恩平復疏

地方緊急用人疏

地方急缺官員疏

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疏

別錄卷之七 奏疏七

征勦稔惡匪賊疏

舉能撫治疏

邊方缺官薦才賢贊理疏

八寨斷藤峽捷音疏

處置八寨斷藤峽以圖永安疏

查明岑邦相疏

獎勵賞賚謝 恩疏

乞 恩暫容回籍就醫養病疏

別錄卷之八 公移一 提督南贛軍務

巡撫南贛欽奉 敕諭通行各屬 正德十六年正月

選揀民兵

十家牌法告諭各府父老子弟

案行各分巡道督編十家牌

告諭各府父老子弟

剿捕漳寇方略牌

案行廣東福建領兵官進剿事宜

案行漳南道守巡官戴罪督兵剿賊

案行領兵官搜剿餘賊

獎勵福建守巡漳南道廣東守巡嶺東道領兵

官

告諭新民

欽奉 勅諭切責失機官員通行各屬

兵符節制五月

預整操練

選募將令牌

批留嶺北道楊璋給由呈

批廣東韶州府留兵防守申

咨報湖廣巡撫右副都御史秦防賊奔竄八月

欽奉 勅諭提督軍務新 命通行各屬九月

咨報湖廣巡撫右副都御史秦夾攻事宜

征剿橫水桶岡分委統哨牌

案行分守嶺北道官兵戴罪剿賊

搜滅餘黨牌

獎勵湖廣統兵叅將史春牌

設立茶寮監所

牌行招撫官正德十三年二月

批留兵搜捕呈

批將士爭功呈

告諭涑頭剿賊正德十三年五月

進剿涑頭方略

定期進剿牌正德十三年正月

批汀州知府唐淳乞休申

告諭

仰南安贛州府印行告諭牌

禁約推商官吏

批贛州府賑濟石城縣申

議處河源餘賊

告諭父老子弟正德十四年二月

行龍川縣撫諭新民

優獎致仕縣丞龍韜牌

別錄卷之九

公移二

巡撫江西  
征寧藩

牌行贛州府集兵策應

正德十四年  
六月十八日

咨兩廣總制都御史楊共勤

國難

案行南安等十三府及奉新等縣募兵策應

二十  
六日

寬恤禁約

獎瑞州府通判胡堯元擒斬叛黨

六月二  
七日

策應豐城牌

預備水戰牌

咨都察院都御史顏權宜進剿

七月初  
五日

處置行糧牌

牌行吉安府敦請鄉士夫共守城池

牌行各哨統兵官進攻屯守

七月十  
七日

告示在城官兵

七月十  
八日

告諭江西布按三司從逆官員

告示七門從逆軍民

牌行江西二司安壘寧府宮眷

手本南京內外守備追襲叛首

七月二  
十三日

咨兩廣總制都御史楊停止調集狼兵

牌行撫州府知府陳槐等收復南康九江

犒賞福建官軍

釋放投首牌

牌仰沿途各府州縣衛所驛遞巡司衙門慰諭軍民

案行江西按察司停止獻俘呈

咨兵部查驗文移

案行浙江按察司交割逆犯暫留養病九月初

告諭軍民

詔書寬宥脅從

批追徵錢糧呈

再批追徵錢糧呈

批南昌府追徵錢糧呈

褒崇陸氏子孫正德十五年正月

告諭義安等縣漁戶

批按察使五文定患病呈

批臨江府耆民建立生祠呈

批吉安府救荒申

批撫州府同知汪嵩乞休呈

批提學僉事邵銳乞休呈

禮取副提舉舒芬牌

南贛鄉約

旌獎節婦牌

興舉社學牌

頒定里甲雜辨

批江西布政司設縣呈

議處官吏廩俸

洛六部仲理冀元亨

獎勵主簿于旺

申諭十家牌法

申諭丁家牌法增立保長

頒行社學教條

清理永新田糧

批寧都縣祠祀知縣王天與申

曉諭安仁餘干頑民牌正德十五年二月

告諭頑民十二月十五日

批江西都司掌管印信

牌行崇義縣查行十家牌法

牌諭都指揮馮勳等振旅還師

批瑞州知府告病申



賑恤水災牌

仰湖廣布按二司優恤冀元亨家屬

批江西按察司故官水手呈

仰南康府勸留教授蔡宗亮

批江西布政司禮送致仕官呈

別錄卷之十

公移三

總督兩廣  
平定恩田  
征剿八寨

欽奉 敕諭通行

嘉靖六年十  
月初三日

湖兵進止事宜

十月

牌諭安遠縣舊從征義官葉芳等

批南康縣生員張雲霖復學詞

批贛縣生員雷瑞詞同

放回各處官軍牌

十二月二  
十五日

犒諭都康等州官男彭一等

十二月二  
十八日

劄付求順宣慰司官舍彭宗舜冠帶聽調

批廣西布按二司請建講堂呈

批立杜學師耆老各呈

嘉靖七  
年正月

議處江古諸處雅賊

批嶺西道立營防守呈

二月

稿送湖兵

批嶺西道撫處盜賊呈

陽日另錄  
禁革輕委官職

分派思田土目辦納兵糧 四月

按行廣西提學道興舉思田學校

揭陽縣主簿季本御約呈

賑給思田二府

牌行靈山縣延師設教 六月

牌行委官陳迥設教靈山

牌行南寧府延師設教

牌行委官委本設教南寧

批嶺東道額編民壯呈

裁革文移

批右江道調和寨目呈

批南寧府表揚先哲申

批增城縣改立忠孝祠申

批叅政張懷奏留朝覲官呈

經理書院事宜 八月

牌行南寧府延師講禮

劉付同知林寬經理田寧

劉付同知桂鏊經理思恩

牌行南昌府保昌縣禮送故官

調發上兵 十月

犒獎儒士岑伯高

征勦入寨斷藤峽牌七年三月以

牌行領兵官

戒諭土目 五月

追捕逋賊

牌行委官林應聰督諭土目

牌委指揮趙璇留剿餘賊 六月

牌行副總兵張佑搜剿餘巢 七月

犒勞從征土目 八月

綏柔流賊

告諭村寨

議立縣衛

撫借來降

陽明先生文集

卷之一

無言來朝

齋立潔滯

吾儕林樂

繇表亦頌

河東重刻陽明先生文錄卷之一

書一

始正德己巳至庚辰



與辰中諸生 己巳

謫居兩年無可與語者歸途乃得諸友何幸何幸方以為喜又遽爾別去極怏怏也絕學之餘求道者少一齊衆楚最易搖奪自非豪傑鮮有卓然不變者諸友宜相砥礪夾持務期有成近世士夫亦有稍知求道者皆因實德未成而先揭標榜以來世俗之謗是以往往隳墮無立反為斯道之梗諸友宜以是為鑒刊落聲華務於切己處着實用力前在寺中所云靜

陽明先生文集卷之一

陽明全集卷之十一  
卷之一  
坐事非欲坐禪入定蓋因吾輩平日為事物紛拏未  
知為已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功夫耳明道云  
總學便須知有着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諸友  
宜於此處着力方有進步異時始有得力處也學要  
鞭辟近裏着已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為名與為利  
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謙受益不求異於人而  
求同於理此數語宜書之壁間常目在之舉業不患  
妨功惟患奪志只如前日所約循循為之亦自兩無  
相礙所謂知得則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也

答徐成之 辛未

汝華相見於逆旅聞成之啓居廿匹悉然無因一面微  
增悒快吾鄉學者幾人求其篤信好學如吾成之者  
誰歟求其喜聞過忠告善道如吾成之者誰歟過而  
莫吾告也學而莫吾與也非吾成之之思而誰思歟  
嗟吾成之幸自愛重自人之失其所好仁之難成也  
久矣向吾成之在鄉黨中刻厲自立衆皆非笑以為  
迂腐成之不為少變僕時雖稍知愛敬不從衆非笑  
然尚未知成之之難得如此也今知成之之難得則  
又不獲朝夕相與豈非大可憾歟修己治人本無二  
道政事雖劇亦皆學問之地諒吾成之隨在有得然

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二  
何從一聞至論以洗凡近之見乎愛莫爲助近爲成  
之思進學之功微覺過苦先儒所謂志道懇切固是  
誠意然急迫求之則反爲私已不可不察也日用間  
何莫非天理流行但此心常存而不放則義理自熟  
孟子所謂勿忘勿助深造自得者矣學問之功何可  
緩但恐着意把持振作縱復有得居之恐不能安其  
成之之學想亦正不如此以僕所見微覺其有近似  
者是以不敢不盡亦以成之平日之樂聞且欲以是  
求教也

答黃宗賢應原忠

辛未

昨晚言似太多然遇二君亦不得不多耳其間以造  
詣未熟言之未瑩則有之然卻自是吾儕一段的實  
工夫思之未合請勿輕放過當有豁然處也聖人之  
心纖翳自無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  
駁雜之鏡須痛加刮磨一番盡去其駁蝕然後纖塵  
即見總拂便去亦自不消費力到此已是識得仁體  
矣若駁雜未去其間固自有一點明處塵埃之落固  
亦見得亦纔拂便去至於堆積於駁蝕之上終弗之  
能見也此學利困勉之所由異幸弗以爲煩難而疑  
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惡難其間亦自有私意氣習纏

陽明先生全集卷之一  
蔽在識破後自然不見其難矣古之人至有出萬死  
而樂爲之者亦見得耳向時未見得向裏面意思此  
王天自無可講處今已見此一層卻恐好易惡難便  
流入禪釋去也昨論儒釋之異明道所謂敬以直內  
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畢竟連敬以直內亦不是者  
已說到八九分矣

荅汪石潭內翰

辛未

承批教連日瘡甚不能書未暇請益求教云昨日所  
論乃是一大疑難又云此事關係頗大不敢不言僕  
意亦以爲然是以不能遽已夫喜怒哀樂情也既曰

不可謂未發矣喜怒哀樂之未發則是指其本體而  
言性也斯言自子思非程子而始有執事既不以爲  
然則當自子思中庸始矣喜怒哀樂之與思與知覺  
皆心之所發心統性情性心體也情心用也程子云  
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  
者感而遂通是也斯言既無以加矣執事姑求之體  
用之說夫體用一源也知體之所以爲用則知用之  
所以爲體者矣雖然體微而難知也用顯而易見也  
執事之云不亦宜乎夫謂自朝至暮未嘗有寂然不  
動之時者是見其用而不得其所謂體也君子之於

陽明先生全集卷之一  
學也。因用以求其體。凡程子所謂既思即是已發。既有知覺即是動者。皆為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者言也。非謂其無未發者也。朱子於未發之說。其始亦嘗疑之。今其集中所與南軒論難辯析者。蓋徃復數十。而後決其說。則今之中庸註疏是也。其於此亦非苟矣。獨其所謂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者。亦若過於剖析。而後之讀者。遂以分為兩節。而疑其別有寂然不動。靜而存養之時。不知常存戒懼恐懼之心。則其工夫。未始有一息之間。非必自其不睹不聞而存養也。吾

凡且於動處加工。勿使間斷。動無不和。即靜無不中。而所謂寂然不動之體。當自知之矣。未至而揣度之。終不免於對塔說相輪耳。然朱子但有知覺者在。而未有知覺之說。則亦未瑩。吾兄疑之。蓋亦有見。但其所以疑之者。則有因噎廢食之過。不可以不審也。君子之論。苟有以異於古。姑母以為決然宜且循其說。而究之。極其說。而果有不達也。然後從而斷之。是以其辯之也。明而析之也。當蓋在我者。有以得其情也。今學如吾兄。聰明超特。如吾兄。深潛縝密。如吾兄。而猶有未悉如此。何邪。吾兄之心。非若世之立異自高。



者要在求其是而已故敢言之無所有所未盡不惜  
教論不有益於兄必有益於我也

寄諸用明 辛未

得書足知邇來學力之長甚喜君子惟患學業之不  
修科第遲速所不論也况吾平日所望於賢弟固有  
大於此者不識亦嘗有意於此否耶便中時報知之  
階陽諸姪聞去歲皆出投試非不喜其年少有志然  
私心切不以爲然不幸遂至於得志豈不誤却此生  
即凡後生美質須令晦養厚積天道不翁聚則不能  
發彼况人乎花之千葉者無實爲其華美太發露耳

請賢姪不以吾言爲迂便當有進步處矣書來勸  
仕吾亦非繫身者所以汲汲於是非獨以時當斂悔  
亦以吾學未成歲月不待再過數年精神益衰雖欲  
勉進而有所不能則將終於無成皆吾所以勢有不  
容已也但老祖而下意皆不悅今亦豈能安然行之  
徒付之浩嘆而已

荅王虎谷 辛未

承示別後看得一性字親切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  
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此吾道之幸也喜慰何可言  
弘毅之說極是但云既不可以棄去又不可以減輕

既不可以住歇，又不可以不至，則是猶有不得已之意也。不得已之意，與自有不能已者，尚隔一層。程子云：知之而至，則循理為樂，不循理為不樂，自有不能已者。循理為樂者也，非真能知性者，未易及此。知性則知仁矣。仁，人心也。心體本自弘毅，不弘者蔽之也，不毅者累之也。故燭理明，則私欲自不能蔽累，私欲不能蔽累，則自無不弘毅矣。弘非有所擴而大之也，毅非有所作而強之也。蓋本分之內，不加毫末焉。曾子弘毅之說，為學者言，故曰：不可以不弘毅。此曾子為理之本，真見仁體而後有是言。學者徒知不可不

與黃宗賢書 辛未

弘毅，不知窮理而惟橫而大之，以為弘作而強之，以為毅，是亦出於一時意氣之私，其去仁道尚遠也。此寔公私義利之辨，因執事之誨而并以請正。

折喻皆近思切問，足知為功之密也。甚慰。夫加諸我者，我所不欲也，無加諸人，我所欲也，出乎其心之所欲，皆自然而然，非有所強，勿施於人，則勉而後能此仁恕之別也。然恕求仁之方，正吾儕之所有事也。子路之勇，而夫子未許其仁者，好勇而無所取裁，所勇未必皆出天理之公也。事君而不避其難，仁者不過

如是然而不知食輒之祿為非義則勇非其所宜勇  
不得為仁矣然勇為仁之資正吾儕之所尚欠也鄙  
見如此明者以為何如未盡望更示

二 壬申

使至知近來有如許忙想亦因是大有得力處也僕  
到家即欲與曰仁成鴈蕩之約宗族親友相牽絆時  
刻弗能自由五月終決意往值烈日暑阻者益衆且  
復不果時與曰仁稍尋傍近諸小山其東南林壑  
勝絕處與數友相期候宗賢一至即往又月餘曰仁  
懇限過甚乃翁督促勢不可復待乃從上虞入四

觀白水尋龍溪之源登杖錫至於雪竇上千丈巖以  
望天姥華頂若可睹焉欲遂從奉化取道至赤城適  
彼中多旱山田盡龜裂道傍人家徬徨望雨意慘然  
不樂遂自寧波買舟還餘姚往返亦半月餘相從諸  
友亦微有所得然無大發明其最所歎然宗賢不同  
茲行耳歸又半月曰仁行去使來時已十餘日思往  
時在京每恨不得還故山往返當益易乃今益難自  
後精神意氣當日不逮前不知回視今日又何如也  
念之可嘆可懼留居之說竟成虛約親友以曰仁既  
往催促日至滁陽之行難更遲遲亦不能出是月聞

彼中山水頗佳勝事亦閒敬宗賢有惜陰之念明春  
之期亦既後矣此間同往者後輩中亦三四人習氣  
已深雖有美質亦消化漸盡此事正如淘沙會有見  
金時但目下未可必得耳

三 癸酉

滁陽之行相從也亦二三子兼復山水清遠勝事閒  
曠誠有足樂者故人不志久要果能乘興一來耶得  
應元忠書誠如其言亦大可喜牽制文義自宋儒已  
然不獨今時學者遂求脫然洗滌恐亦甚難但得漸  
能疑辯當亦終有覺悟矣自歸越後時時默念年來

益覺人才難得如元忠者豈易得哉京師諸公  
來累無消息每因已私難克輒為諸友憂慮一番  
誠得相聚一堂早晚當有多少砥礪切磋之益然此  
在每人非可願望得

四 癸酉

春初姜翁自天台來得書聞山間况味懸企之極且  
承結亭相待既感深誼復愧其未有以副也甘泉丁  
乃堂夫人憂近有書來索銘不久且還增城道途邈  
絕草亭席虛相聚尚未有日僕雖相去伊邇而家累  
所牽遲遲未決所舉遂成北山之移文矣應原忠久

不得音問想數會聚聞亦北上果然否此間徃來極多友道則實寥落敦夫雖住近不甚講學純甫近改北驗封且行曰仁又公差未還宗賢之思靡日不切又得草堂報益使人神魂飛越若不能一日留此也如何如何去冬解冊吏到承欲與原忠來訪此誠千里命駕矣喜慰之極日切瞻望然又自度鄙劣不足以承此曰仁入夏當道越中來此其時得與共載何樂如之

五 癸酉

音來及純甫事艱艱不一而是足知朋友忠愛之至

世衰俗降友朋中雖平日最所愛敬者亦多改頭換面持兩端之說以希俗取容意思殊為衰颯可憫若吾兄真可謂信道之篤而執德之弘矣何幸何幸僕在留都與純甫住密邇或一月一見或間月不一見輒有所規切皆發於誠愛懇惻中心未嘗懷纖毫較計純甫或有所踈外此心直可質諸鬼神其後純甫轉官北上始覺其有憇然者尋亦痛自悔責以為吾人相與豈宜有如此芥蒂却是墮入世間較計坑陷中亦成何等冒次當下水消霧釋矣其後人言屢屢而至至有為我憤辭厲色者僕皆惟以前意處之實

是未忍一日而忘純甫蓋平日相愛之極情之所鍾  
自如此也旬月間復有相知自北京來備傳純甫所  
論僕竊疑有浮薄之徒幸吾黨間隙鼓弄交搆增飾  
其間未必盡出於純甫之口僕非矯爲此說實是故  
人情厚不忍以此相疑耳僕平日之厚純甫本非私  
厚縱純甫今日薄我當亦非私薄然則僕未嘗厚純  
甫純甫未嘗薄僕也亦何所容心於其間哉往時見  
世俗朋友易生嫌隙以爲彼蓋苟合於外而非有性  
分之契是以如此私竊嘆憫自謂吾黨數人縱使散  
處敵國仇家當亦斷不至是不謂今日亦有此等議

論此亦惟宜自反自責而已孟子云愛人不親友其  
仁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自非履涉親切應未識  
斯言味末而意懇也僕近時與朋友論學惟說立誠  
二字殺人須就咽喉上着刀吾人爲學當從心髓入  
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雖私欲之萌真是洪爐點  
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若就標末粧綴比擬凡平日所  
謂學問思辨者適足以爲長傲遂非之資自以爲進  
於高明光大而不知陷於狼狽險嫉亦誠可哀也已  
以近事觀之益見得吾儕往時所論自是向裏此蓋  
聖學的傳惜乎淪落埋埋已久往時見得猶自恍惚

僕近來無所進只於此處看較分曉直是痛快無復  
可疑但與吾兄別久無告語處耳元忠數聚論否近  
嘗得渠一書所見迥然與舊不同殊慰殊慰今亦寄  
一簡不能詳細見時望并出此歸計尚未遂旬月後  
且圖再舉會期未定臨楮耿耿

六 丙子

宅老數承遠來重以嘉貺相念之厚愧何以堪令兄  
又辱書惠禮恭而意篤意家庭旦夕之論必於此學  
有相發明者是以波及於僕喜幸之餘愧何以堪別  
後工夫無因一扣如書中所云大畧知之用力習熟

然後居山之說昔人嘗有此然亦須得其源吾輩通  
患正如池面浮萍隨開隨蔽未論江海但在活水浮  
萍即不能蔽何者活水有源池水無源有源者由已  
無源者從物故凡不息者有源作輟者皆無源故耳

七 戊寅

得書見相念之厚所引一詩尤懇惻至情讀之既感  
且媿幾欲涕下人生動多牽滯反不若他流外道之  
脫然也奈何奈何近收其泉書頗同此憾士風日偷  
素所目為善類者亦皆雷同附和以學為諱吾人尚  
栖栖未即逃避真處堂之燕雀耳原忠聞且北上恐

亦非其本心仕途如爛泥坑沒入其中鮮易復出吾人便是失脚樣子不可不鑒也承欲枉顧幸甚幸甚好事多阻恐亦未易如願努力圖之籠中病翼或能附冥鴻之末而歸未可知也

與王純甫 壬申

別後有人自武城來云純甫始到家尊翁頗不喜歸計尚多牴牾始聞而惋然已而復大喜久之又有人自南都來者云純甫已蒞任上下多不相能始聞而惋然已而復大喜吾之惋然者世俗之私情所爲大喜者純甫當自知之吾安能小不忍於純甫不後勤

心忍性以大其所就乎譬之金之在冶經烈焰受錘錘當此之時爲金者甚苦然自他人視之方喜金之益精煉而惟恐火力錘煅之不至旣其出冶金亦自喜其挫折煅煉之有成矣某平日亦每有傲視行輩輕忽世故之心後雖稍知懲創亦惟支持抵塞於外而已及謫貴州三年百難備嘗然後能有所見始信孟氏生於憂患之言非欺我也嘗以爲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故無入而不自得後之君子亦當素其位而學不願乎其外素富貴學處乎富貴素



陽明全集卷之十一  
十三  
貧賤患難學處乎貧賤患難則亦可以無入而不自  
得向嘗為純甫言之純甫深以為然不審邇來用力  
卻如何耳近日相與講學者宗賢之外亦復數人每  
相聚輒嘆純甫之高明今復遭時磨勵若此其進益  
不可量純甫勉之汪景頴近亦出宰大名臨行請益  
某告以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  
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  
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  
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  
為學之要而為政亦在其中矣景頴聞之躍然如有

所得也其泉近有書來已卜居蕭山之湘湖去陽明  
洞方數十里耳書屋亦將落成聞之喜極誠得良友  
相聚會共進此道人間更復有何樂區區在外之榮  
辱得喪又足掛之齒牙間哉

二 癸酉

純甫所問辭則謙下而語意之間實自以為是矣夫  
既自以為是則非求益之心矣吾初不欲答恐答之  
亦無所入也故前書因發其端以俟明春渡江而悉  
既而思之人生聚散無常純甫之自是蓋其心尚有  
所惑而然亦非自知其非而又故為自是以要我者

陽明先生文集 卷之一 十四  
吾何可以遂已故復備舉其說以告純甫來書云學以明善誠身固也但不知何者謂之善原從何處得來今在何處其明之之功當何如入頭當何如與誠身有先後次第否誠是誠箇甚的此等處細微曲折儘欲扣來啓發而因獻所疑以自附於助我者反覆此語則純甫近來得力處在此其受病處亦在此矣純甫平日徒知存心之說而未嘗實加克治之功故未能動靜合一而遇事輒有紛擾之患今乃能推究若此必已漸悟往日之墮空虛矣故曰純甫近來用功得力處在此然已失之支離外馳而不覺矣夫心

主於身性具於心善原於性孟子之言性善是也善即吾之性無形體可指無方所可定夫豈自爲一物可從何處得來者乎故曰受病處亦在此純甫之意蓋未察夫聖門之實學而尚徂於後世之訓詁以爲事事物物各有至善必須從事事物物求箇至善而後謂之明善故有原從何處得來今在何處之語純甫之心始亦疑我之或墮於空虛也故假是說以發我之蔽吾亦非不知感純甫此意其實不然也夫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在性爲善因所指而異其名實皆吾之心也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

心外無善吾心之處事物純乎理而無人偽之雜謂之善非在事物有定所之可求也處物為義是吾心之得其宜也義非在外可襲而取也格者格此也致者致此也必曰事事物物上求箇至善是離而二之也伊川所云纔明彼即曉此是猶謂之二性無彼此理無彼此善無彼此也純甫所謂明之功當何如入頭處當何如與誠身有先後次第否誠是誠箇甚的且純甫之意必以明善自有明善之功誠身又有誠身之功也若區區之意則以明善為誠身之功也夫誠者無妄之謂誠身之誠則欲其無妄之謂誠之

之功則明善是也故博學者學此也審問者問此也慎思者思此也明辯者辯此也篤行者行此也皆所以明善而為誠之功也故誠身有道明善者誠身之道也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非明善之外別有所謂誠身之功也誠身之始身猶未誠也故謂之明善明善之極則身誠矣若謂自有明善之功又有誠身之功是離而二之也難乎免於毫釐千里之謬矣其問欲為純甫言者尚多紙筆未能詳悉尚有未合不妨往復

三 甲戌

陽明先生文集卷之二  
十六  
得曰仁書知純甫近來用工甚力可喜可喜學以明  
善誠身只兀兀守此昏昧雜擾之心却是坐禪入定  
非所謂必有事焉者矣聖門寧有是哉但其毫釐之  
差千里之謬非實地用功則亦未易辯別後世之學  
瑣屑支離正所謂採摘汲引其間亦寧無小補然終  
非積本來原之學句句是字字合然而終不可入堯  
舜之道也

四 甲戌

屢得汪叔憲書又兩得純甫書備悉相念之厚感媿  
多矣近又見與曰仁書貶損益至三復赧然夫趨向

同而論學或異不害其為同也論學同而趨向或異  
不害其為異也不能積誠反躬而徒滕口說此僕往  
年之罪純甫何尤乎因便布此區區臨楮傾念無已

寄希淵 壬申

所遇如此希淵歸計良是但稍傷急迫若再遲二三  
月托疾而行彼此形迹泯然既不激怒於人亦不失  
己之介矣聖賢處末世待人應物有時而委曲其道  
未嘗不直也若已為君子而使人為小人亦非仁人  
忠恕惻怛之心希淵必以區區此說為太周旋然道  
理實如此也區區叨厚祿有地方之責欲脫身潛逃

固難若希淵所處自宜進退綽然今亦牽制若此乃知古人掛冠解綬其時亦不易值也

二 壬申

向得林蘇州書知希顏在蘇州其時守忠在山陰矣近張山陰來知希顏已還山陰矣而守忠又有金華之出往歲希顏居鄉而守忠客初今茲復爾二友之每每相違豈亦有數存焉和為仁由已固非他人所能與而相觀砥礪之益則友誠不可一日無者外是子雍明德輩相去數十里決不能朝夕繼見希顏無亦有獨立無與之嘆歟曩評半圭誠然誠然方今山

林枯槁之士要亦未可多得去之犇走聲利之場者則遠矣人品不齊聖賢亦因材成就孔門之教言人殊後世儒者始有歸一之論然而成德達材者鮮又何居乎希顏試於此思之定以為何如也

三 癸酉

希顏斃然在疚道遠無因一慰聞友朋中多言希顏孝心純篤哀傷過節某素知希顏者宜為終身之慕毋徒毀傷為也守忠來承手札喻及出處此見希顏愛我之深他人無此也然此義亦惟希顏有之他人無此也牽於世故未能即日引決為愧為忤然亦終

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一  
須如希顏所示耳。患難憂苦，莫非實學。今雖倚廬意思，亦須有進向。見季明德書，觀其意向甚正，但未及與之細講耳。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蓋一言而足，至其工夫節目，則愈講而愈無窮者。孔子猶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今世無志於學者，無足言。幸有一二篤志之士，又為無師友之講明，認氣作理，冥悍自信，終身勤苦而卒無所得，斯誠可哀矣。讀禮之餘，與明德相論否？幸以其所造者示知，某無大知識，亦非好為人言者。顧今之時，人心陷溺已久，得一善人，惟恐其無成期，與諸君共明此學，固不以自任為嫌。

而避之。譬之婚姻，聊為諸君之媒妁而已。鄉里後進，中有可言者，即與接引。此本分內事，勿謂不暇也。樓居已完否？糊口之出，非得已。然其間亦有說聞朋友中多欲希顏高尚不出就中，亦須權其輕重，使親老饘粥稍可繼，則不必言高尚，自不宜出。不然，卻恐正是私心，不可不察也。

四 巳卯

正月初二得家信，祖母於去冬十月背棄，痛割之極。縻於職守，無由歸道。今復懇疏，若終不可得，將遂為徑往之圖矣。近得鄭子冲書，聞與當事者頗相牴牾。

希淵德性謙厚和平其於世間榮辱炎涼之故視之  
何異飄風浮靄豈得尚有芥蒂於其中耶既而詢之  
果然出於意料之外非賢者之所自取也雖然有人  
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曰我必無禮自  
反而有禮又自反曰我必不忠希淵克己之功日精  
日切其肯遂自以為忠乎往年區區謫官貴州橫逆  
之加無月無有迄今思之寤是動心忍性砥礪切磋  
之地當時亦止搪塞排遣竟成空過甚可惜也聞教  
下士甚有興起者莆故文獻之區其士人素多根器  
今得希淵為之師真如時雨化之而已吾道幸甚

符黃委不得已不久且入閩苟求了事或能乘便至  
莆一問語不盡不盡

與戴子良 癸酉

汝成相見於滁知吾兄之質溫然純粹者也今茲乃  
得其為志蓋將從事於聖人之學不安於善人而已  
也何幸何幸有志者事竟成吾兄勉之學之不明已  
非一日皆由有志者少好德民之秉彜可謂盡無其  
人乎然不能勝其私欲竟淪陷於習俗則亦無志而  
已故朋友之間有志者甚可喜然志之難立而易墜  
也則亦深可懼也吾兄以為何如宗賢已南還相見

且未有日京師友朋如貴同年陳佑卿顧惟賢其他如汪汝成梁仲用王舜卿蘇天秀皆嘗相見從事於此者其餘尚三四人吾兄與諸友處當自識之自古有志之士未有不求助於師友匆匆別來所欲為吾兄言者百未及一沿途歎嘆雅意誠切怏怏相會未卜惟勇往直前以遂成此志是望

與胡伯忠 癸酉

某往在京雖極歆慕彼此以事未及從容一叙別去以為憾期異時相遇決當盡意劇談一番耳昨未出京師即已預期彭城之會謂所未決於心在茲行矣

及相見又復匆匆而別別又復以為恨不知執事之心亦何如也君子與小人居決無苟同之理不幸勢窮理極而為彼所中傷則安之而已處之未盡於道或過於疾惡或傷於憤激無益於事而致彼之怨恨讎毒則皆君子之過也昔人有言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君子豈輕於從俗獨不以異俗為心耳與惡人居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者伯夷之清也雖袒楊裸裎於我側彼焉能免我哉柳下惠之和也君子以變化氣質為學則惠之和似亦執事之所宜從者不以三公易其介彼固未嘗無伯夷之清也德輔



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  
之僕於執事之謂矣正人難得正學難明流俗難變  
直道難容臨筆惘然如有所失言不盡意惟心亮

與黃誠甫 癸酉

立志之說已近煩瀆然為知己言竟亦不能舍是也  
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  
不足以累其心但近世所謂道德功名而已所謂功  
名富貴而已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  
其功一有謀計之心則雖正誼明道亦功利耳諸友  
既索居曰仁又將遠別會中須時相警發庶不就弛

靡誠甫之足自當一日千里任重道遠吾非誠甫誰  
望耶臨別數語彼此聞然終能不忘乃為深愛

二 丁丑

區區正月十八日始抵贛即兵事紛紛二月往征漳  
寇四月班師中間曾無一日之暇故音問缺然雖然雖  
擾擾中意念所在未嘗不在諸友也養病之舉恐已  
暫停此亦順親之心未為不是不得以此日縈於懷  
無益於事徒使為善之念不專何處非道何處非學  
豈必山林中耶希顏尚謙清伯登第聞之喜而不寐  
近嘗寄書云非為今日諸君喜為陽明山中異日得

良伴喜也吾於誠甫之未歸亦然

荅王天宇書 甲戌

書來見平日為學用功之槩深用喜慰今之時能稍有志聖賢之學已不可多見况又果能實用其力者是豈易得哉辱推擬過當誠有所不敢居然求善自輔則鄙心實亦未嘗不切切也今乃又得吾天宇其為喜幸可勝言哉厚意之及良不敢虛然又自嘆愛莫為助聊就來諭商確一二天宇自謂有志而不能篤不知所謂志者果何如其不能篤者又誰也謂聖賢之學能靜可以制動不知若何而能靜靜與動有

二心乎謂臨政行事之際把捉摸擬強之使歸於道固亦卒有所未能然造次顛沛必於是者不知如何其為功謂開卷有得接賢人君子便自觸發不知所觸發者何物又賴二事而後觸發則二事之外所作何務當是之時所謂志者果何在也凡此數語非天宇實用其力不能有然亦足以見講學之未明故尚有此耳或思之有得不厭寄示

二 甲戌

承書惠感感中間問學之意懇切有加於舊足知進於斯道也喜幸何如但其間猶有未盡區區之意者

既承不鄙何敢不竭然望詳察庶於斯道有所發明耳

來書云誠身以格物乍讀不能無疑既而細詢之希顏始悉其說

區區未嘗有誠身格物之說豈出於希顏和鄙意但謂君子之學以誠意為主格物致知者誠意之功也猶饑者以求飽為事飲食者求飽之事也希顏頗悉鄙意不應有此或恐一時言之未瑩耳幸更細講之又云大學一書古人為學次第朱先生謂窮理之極而後意誠其與所謂居敬窮理非存心無以致

知者固相為矛盾矣蓋居敬存心之說補於傳文而聖經所指直謂其窮理而后心正初學之士執經而不考傳其流之弊安得不至於支離和

大學次第但言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若窮理之極而后意誠此則朱先生之說如此其間亦自無大相矛盾但於大學本旨卻恐未盡合耳非存心無以致知此語不獨於大學未盡就於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之旨亦或有未盡然此等處言之甚長非面悉不可後之學者附會於補傳而不深考於經旨牽制於文義而不體認於身心是以徃徃失之支離

陽明全集文錄 卷之一  
而卒無所得恐非執經而不考傳之過也

又云不由窮理而遽加誠身之功恐誠非所誠適足以爲僞而已矣

此言甚善但不知誠身之功又何如作用耳幸體認之

又言譬之行道者如大都爲所歸宿之地猶所謂至善也行道者不辭險阻艱難決意向前猶存心也如使斯人不識大都所在而泛焉欲往其不南走越而北走吳幾希矣

此譬大畧皆是但以不辭險阻艱難決意向前別爲

存心未免牽合之苦而不得其要耳夫不辭險阻艱難決意向前此正是誠意之意審如是則其所以問道途具資斧戒舟車皆不容已者不然又安在其爲決意向前而亦安所前乎夫不識大都所在而泛焉欲往則亦欲往而已未嘗真往也惟其欲往而未嘗真往是以道途之不問資斧之不具舟車之不戒若決意向前則真往矣真往者能如是乎此最工夫切要者以天宇之高明篤實而反求之自當不言而喻矣

又云格物之說昔人以扞去外物爲言矣扞去外

物則此心存矣心存則所以致知者皆是為已  
如此說卻是扞去外物為一事致知又為一事扞去  
外物之說亦未為甚害然止捍禦於其外則亦未有  
拔去病根之意非所謂克己求仁之功矣區區格物  
之說亦不如此大學之所謂誠意即中庸之所謂誠  
身也大學之所謂格物致知即中庸之所謂明善也  
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皆所謂明善而為誠身之  
功也非明善之外別有所謂誠身之功也格物致知  
之外又豈別有所謂誠意之功乎書之所謂精一語  
之所謂博文約禮中庸之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皆

此而已是乃學問用功之要所謂毫釐之差千里  
之謬者也心之精微口莫能述亦豈筆端所能盡已  
喜榮擢比上有期矣倘能迂道江濱謀一夕之話庶  
幾能有所發明冗遽中不悉

寄李道夫 乙亥

此學不講久矣鄙人之見自謂於此頗有發明而聞  
者往往詆以為異獨執事傾心相信確然不疑其為  
喜慰何啻空谷之足音別後時聞士夫傳說近又徐  
曰仁自西江還益得備聞執事任道之勇執德之堅  
令人起躍奮迅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誠得

陽明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弘毅如執事者二三人自足以爲天下倡彼依阿儂  
儒之徒雖多亦奚以爲哉幸甚幸甚北聞到郡之始  
即欲以此學爲教仁者之心自然若此僕誠甚爲執  
事喜然又甚爲執事憂也學絕道喪俗之陷溺如人  
在大海波濤中且須援之登岸然後可授之衣而與  
之食若以衣食投之波濤中是適重其溺彼將不以  
爲德而反以爲尤矣故凡居今之時且須隨機導引  
因事啓沃寬心平氣以薰陶之俟其感發興起而後  
開之以其說是故爲力易而收效溥不然將有扞格  
不勝之患而且爲君子愛人之累不知尊意以爲何

病疏已再上尚未得報果遂此圖舟過嘉禾  
話有日

與陸元靜 丙子

書來知貴恙已平復甚喜書中勤勤問學惟恐失墜  
足知進修之志不怠又甚喜異時發揮斯道使來者  
有所興起非吾子誰望乎所問大學中庸註向嘗畧  
其草稿自以所養未純未免務外欲速之病尋已焚  
毀近雖覺稍進意亦未敢便以爲至姑俟異日山中  
與諸賢商量共成之故皆未有書其意旨大畧則固  
平日已爲清伯言之矣因是益加體認研究當自有

見汲汲求此恐猶未免舊日之病也博學之說何已  
詳論今猶牽制若此何邪此亦恐是志不堅定爲世  
習所撓之故使在我果無功利之心雖錢穀兵甲搬  
柴運水何往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况子史詩文  
之類乎使在我尚存功利之心則雖日談道德仁義  
亦只是功利之事况子史詩文之類乎一切屏絕之  
說是猶泥於舊習平日用功未有得力處故云爾請  
一洗俗見還復初志更思平日飲食養身之喻種樹  
栽培灌溉之喻自當釋然融解矣物有本末事有終  
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吾子之言是循未見終始本

末之一致也是不循本末終始天然之序而欲以私  
意速成之也

二 戊寅

尚謙至聞元靜志堅信篤喜慰莫踰人在仕途如馬  
行淖田中縱復馳逸足起足陷其在駑下坐見淪沒  
耳乃今得還故鄉此亦譬之小歇田塍若自此急尋  
平路可以直去康莊馳騁萬里不知到家工夫卻如  
何也自曰仁沒後吾道益孤致望元靜者亦不淺子  
夏聖門高第曾子數其失則曰吾過矣吾離群而索  
居亦已久矣夫離群索居之在昔賢已不能無過况

吾儕平以元靜之英敏自應未即摧墮山間切磋砥礪還復幾人深造自得便間亦可寫寄否尚謙至此日有所進自去年十二月到今已入踰月尚未肯歸視其室非其志有所專宜不能聲音笑貌及此也區區兩疏辭乞尚未得報決意兩不允則三三不允則五則六必得而後已若再一舉輒須三月二舉則又六七月矣計吾舟東抵吳越元靜之旆當已北指幽冀會晤未期如之何則可

與希顏台仲明德尚謙原靜 丁丑

聞諸友皆登第喜不自勝非為諸友今日喜為野夫

與日山中得良伴喜也入仕之始意况未免搖動如絮在風中若非粘泥貼網恐張主未得不知諸友却何如想平時工夫亦須有得力處耳野夫失脚踏渡船未知何時得到彼岸且用贛事極多掣肘緣地連四省各有撫鎮乃今亦不迴因仍度日自古未有事權不一而能有成者告病之興雖動恐成虛文未敢輕舉欲俟地方稍靖今又得諸友在吾終有望矣曰仁春來頗病聞之極憂念昨書來欲與二三友去田雪上因寄一詩今錄去聊同此懷也

與楊仕德薛尚謙 丁丑



即日已抵龍南明日入巢四路兵皆已如期並進賊  
有必破之勢某何在橫水嘗寄書仕德云破山中賊  
易破心中賊難區區翦除鼠竊何足為異若諸賢掃  
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誠大丈夫不世  
之偉績數日來諒已得必勝之策捷奏有期矣何喜  
如之日孚美質誠可與共此此時計已發舟倘未行  
出此同致意解中事以累謙想不厭煩瑣小兒正  
憲猶望時賜督責

寄聞人邦英邦正 八寅

昆季敏而好學吾家兩弟行以朝夕親賢磨勵聞之

甚喜得書備見向往之誠志極流慰家貧親老豈可  
不求祿仕求祿仕而不工與業却是不盡人事而徒  
責天命無是理矣但能立志堅定隨事盡道不以得  
失動念則雖勉習舉業亦自無妨聖賢之學若是原  
無求為聖賢之志雖不業舉日談道德亦只成就得  
務外好高之病而已此昔人所以有不患妨功惟患  
奪志之說也夫謂之奪志則已有志可奪若尚未有  
可奪之志却又不可以不深思猛省而早圖之每念  
賢弟資質之美未嘗不切拳拳夫美質難得而易壞  
至道難聞而易失盛年難遇而易過習俗難革而易

限明全集文錄  
卷之一  
三十  
流昆玉勉之

二 戊寅

得書見昆季用志之不凡此固區區所深望者何幸  
何幸世俗之見豈足與論君子惟求其是而已仕非  
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  
然然謂舉業與聖人之學相戾者非也程子云心苟  
不忘則雖應接俗事莫非實學無非道也而况於舉  
業乎謂舉業與聖人之學不相戾者亦非也程子云  
心苟忘之則雖終身由之只是俗事而况於舉業乎  
忘與不忘之間不能以髮要在深思默識所指謂不

不計其何事耶知此則知學矣賢弟精之熟之不  
有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可也

三 庚辰

書來意思甚懇切足慰遠懷持此不懈即吾立志之  
說矣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  
本者如是立志者其本也有有志而無成者矣未有  
無志而能有成者也賢弟勉之色養之暇怡怡切切  
可想而知交脩罔怠庶吾望之不孤矣地方稍平退  
休有日預想山間講習之樂不覺先已欣然

與薛尚謙 戊寅

陽明先生全集卷之二  
沿途意思如何得無亦有走作否數年切磋只得立志辯義利若於此未有得力處却是平日所講盡成虛語平日所見皆非實得不可以不猛省也經一蹶者長一智今日之失未必不為後日之得但已落第二義須從第一義上着力一真一切真若這此子既是更無討不是處矣此間朋友聚集漸衆比舊頗覺興起尚謙既去仕德又往歐陽崇一病歸獨惟乾留此精神亦不足諸友中未有倚靠符者苦於接濟乏人耳乞休本至今未回未免坐待尚謙更靜養幾月若進步欠力更來火坑中乘涼如何

一一

得書知日乎停舟鬱孤遲遲未發此誠出於意望之外日乎好學如此豪傑之士必有聞風而起者矣何喜如之何喜如之昨見太和報効人知歐王二生者至不識曾與一言否歐生有一書可謂有志中間述子晦語頗失真恐亦子晦一時言之未瑩爾大抵工夫須實落做去始能有見料想臆度未不自誤誤人者矣此間賊巢乃與廣東山後諸賊相連餘黨往往有從遁者若非斬絕根株意恐日後必相聯而起重為兩省之患故須更遲遲旬日與之前除兵難遙

度不可預料大抵如此小兒勞諸公勤勤開誨多感  
多感昔人謂教小兒有四益驗之果何如耶正之聞  
已到何因復歸區區又頓於外徒勞諸友往返念之  
極切懸懸今後但有至者須諸君為我盡意吐露縱  
彼不又留亦無負其來可也

三

日來因兵事紛擾賤軀怯弱以此益見得工夫有得  
力處只是從前大段未曾實落用力虛度虛說過了  
自今當與諸君努力鞭策誓死進步庶亦收之桑榆  
耳日爭停館鬱孤恐風氣太高數日之留則可備更

稍又終恐早晚寒煖欠適區區初擬日下即回因從  
前征勦徹兵太速致遺今日之患故且示以久屯  
形正恐後之罪今亦猶今之罪昔耳但從征官屬已  
萌歸心更相倡和已有不必久屯之說天下事不能  
盡如人意大抵皆坐此輩可歎可歎聞仕德失調意  
思何如大抵心病愈則身病亦自易去縱血氣衰弱  
未便即除亦自不能為心患也小兒勞開教駑駘之  
質無復望其千里但得帖然於卑樞之間斯已矣門  
戶勤早晚得無亦厭瑣屑否不一

寄諸弟

戊寅

屢得第輩書皆有悔悟奮發之意喜慰無盡但不知  
 第輩果出於誠心乎亦謾為之說云爾本心之明皎  
 如白日無有有過而不自知者但患不能改耳一念  
 改過當時即得本心人孰無過改之為貴蘧伯玉太  
 賢也惟曰欲寡其過而未能成湯孔子大聖也亦惟  
 曰改過不吝可以無大過而已人皆曰人非堯舜安  
 能無過此亦相沿之說未足以知堯舜之心若堯舜  
 之心而自以為無過即非所以為聖人矣其相授受  
 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彼  
 妄自以為人心之惟危也則其心亦與人同耳危

過也惟其兢兢業業嘗加精一之功是以能允執厥  
 中而免於過古之聖賢時時自見已過而改之是以  
 能無過非其心果與人異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者  
 時時自見已過之功吾近來嘗見此學有用力處但  
 為平日習染深痼克治欠勇故切切預為第輩言之  
 毋使亦如吾之習染既深而後克治之難也人方少  
 時精神意氣既足鼓舞而身家之累尚未切心故用  
 力頗易迨其漸長世累日深而精神意氣亦日漸以  
 減然能汲汲奮志於學則猶尚可為至於四十五  
 十即如下山之日漸以微減不復可挽矣故孔子云

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又曰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吾亦近來實見此病故亦切切預爲弟輩言之宜及時勉力毋使過時而徒悔也

與安之 巳卯

聞安之肯向學不勝欣願得奮勵如此庶不負彼此相愛之情也留都時偶因饒舌遂致多口攻之者環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爲定論聊藉以解紛耳門人輩近刻之雩都初聞甚不喜然士夫見之乃往往遂有開發者無意中得此一助亦頗省頰舌之勞近年篁墩諸公嘗有道一等褊見者先懷黨同

念故卒不能有入反激而怒今但取朱子所訂書者表章之不加一辭雖有褊心將無所施其怒矣尊意以爲何如耶聊往數冊有志向者一出指示之所須文字非不欲承命荒疎既久無下筆處耳貧漢作事大難富人豈知之

答甘泉 巳卯

旬日前楊仕德人來領手教及答子莘書具悉造詣用功之詳喜躍何可言蓋自是而吾黨之學歸一矣此某之幸後學之幸也來簡勤勤訓責僕以久無請益此吾兄愛僕之厚僕之罪也此心同此理同苟知

用力於此雖百慮殊途終歸一致不然雖字字而證  
句句而求其始也毫厘其末也千里老兄造詣之深  
涵養之久僕何敢望至其何往直前以求必得乎此  
之志則有不約而契不求而合者其間所見時或不  
能無小異然吾兄既不屑屑於僕而僕亦不以汲汲  
於兄者正以志何既同如兩人同適京都雖所由之  
途間有迂直知其異日之歸終同耳何在龍江舟次  
亦嘗進其大學舊本及格物諸說兄時未以為然而  
僕亦遂置不復強聒者知兄之不久自當釋然於此  
九乃今果獲所願喜躍何可言崑崙之源有特而伏

濟終必達於海也僕竊人也雖獲夜光之璧人將不  
信必且以謂其為妄為偽金璧入於荷頓之室自此  
至寶得以昭明於天下僅亦免於遺璧之罪矣雖然  
是喻猶二也夜光之璧外求而得也此則於吾所固  
有無待於外也偶遺忘之耳未嘗遺忘也偶蒙翳之  
耳叔賢所進超卓海內西友實罕其儔同處西樵又  
資麗澤所造可量乎僕年未半百而衰疾已如六七  
十翁日夜思歸陽明為及死之圖疏三上而未遂欲  
棄印長往以從大夫之後恐形迹大駭必俟允報則  
須冬盡春初乃可遂也一一世事如狂風驟雨中落

葉修忽之間寧復有定所耶兩承楚人之誨此非骨肉念不及此感刻祖母益耄思一見老父亦書來促歸於是情思愈惡所幸吾兄道明德立宗盟有人用此可以自慰其諸所欲前仕德能有述有所未當便間不惜指示

二 庚辰

得正月書知大事已畢亦稍慰純孝之恩矣近承避地髮復塚下進德脩業善類幸甚傳聞貴邑盜勢方張果爾則遠去家室留曠寂之野恐亦未可長也某告病未遂今且暫告歸省去住亦未可以必

竟作何稅駕當亦時時念及幸以教之叔賢去節遠出流俗渭先雖未久處一見知為忠信之士乃聞不時一相見何耶英賢之生何幸同時共地又可虛度光陰容易失却此大機會是使後人而復惜後人也二君曾各寄一書托宋以道轉致相見幸問之

答方叔賢 巳卯

近得手教及與甘泉往復兩書快讀一過洒然如熱者之濯清風何子之見超卓而速也真可謂一日千里矣大學舊本之復功尤不小幸甚幸甚其論象山



陽明全集卷之十一  
處舉孟子放心數條而甘泉以爲未足復舉東西南  
北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同及宇宙內事皆已分內  
事數語甘泉所舉誠得其大然吾獨愛西樵子之近  
而切也見其大者則其功不得不近而切然非實加  
切近之功則所謂大者亦虛見而已耳自孟子道性  
善心性之原世儒徃徃能言然其學卒入於支離外  
索而不自覺者正以其功之未切耳此吾所以獨有  
喜於西樵之言固今時對症之藥也古人之學切實  
爲已不徒事於講說書札徃來終不若面語之能盡  
且易使人溺情於文辭崇浮氣而長勝心求其說之

無病而不知其心病之已多矣此近世之通患賢知  
者不免焉不可以不察也揚仕德去草草復此諸所  
欲言仕德能悉

與陳國英 庚辰

別久矣雖彼此音問闊踈而消息動靜時時及聞國  
英天資篤厚加以靜養日久其所造當必大異於疇  
昔惜無因一面叩之耳凡人之學不日進者必日退  
譬諸草木生意日滋則日益暢茂苟生意日息則亦  
日就衰落矣國英之於此學且十餘年矣其日益暢  
茂者乎其日就衰落者乎君子之學非有同志之友

日相規切則亦易以悠悠度日而無有乎激勵警發之益山中友朋亦有以此學日相講求者乎孔子云德之不脩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而况於吾儕乎哉

復唐虞佐 庚辰

承示詩二韻五章語益工興寄益無盡深嘆多才但不欲以是為有道者稱頌耳撤講慎擇之喻愛我良多深知感怍但區區之心亦自有不容已者聖賢之道坦若大路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而後之論者忽近求遠舍易圖難遂使老師宿儒皆不敢輕議故在今時非獨其庸下者自分以為不可為雖高明特達

以此為長物視之為虛談贅說亦許時矣當此之時苟有一念相尋於此真所謂空谷足音見似人者喜矣况其章逢而來者寧不忻忻然以接之乎然要其間亦豈無濫竽假道之弊但在我不可以此意逆之亦將於此以求其真者耳正如淘金於沙非不知沙之汰而去者且十九然亦未能即舍沙而別以淘金為也孔子云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孟子云君子之設科也來者不拒去者不追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蓋不憤不啓者君子施教之方有教無類則其本心焉耳多病之軀重為知己憂惓惓惠

形影錄 卷之一 三十九  
喻及此感愛何有窮已然區區之心亦不敢不為知  
已一傾倒也行且會面悉所未盡

答羅整菴少宰 庚辰

某頓首啓昨承教及大學發舟匆匆未能奉答曉來  
江行稍暇復取手教而讀之恐至贛後人事復紛沓  
先具其畧以請來教云見道因難而體道尤難道誠  
未易明而學誠不可不講恐未可安於所見而遂以  
為極則也幸甚幸甚何以得聞斯言乎其敢自以為  
極則而安之乎正思就天下之有道以講明之耳而  
數年以來聞其說而非笑之者有矣詬訾之者有矣

置之不足較量辯議之者有矣其肯遂以教我乎其  
肯遂以教我而反覆曉諭惻然惟恐不及救正之乎  
然則天下之愛我者固莫有如執事之心深且至矣  
感激當何如哉夫德之不脩學之不講孔子以為憂  
而世之學者稍能傳習訓詁即皆自以為知學不復  
有所謂講學之求可悲矣夫道必體而後見非已見  
道而後加體道之功也道必學而後明非外講學而  
復有所謂明道之事也然世之論學者有二有講之  
以身心者有講之以口耳者講之以口耳揣摩測度  
求之影響者也講之以身心行著習察實有諸已者

也。知此則知孔門之學矣。來教謂某大學古本之復以人之爲學，但當求之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於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非敢然也。孝豈有內外乎？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脫誤而改正補緝之，在某則謂其本無脫誤，悉從其舊而已矣。失在於過信孔子，則有之。辨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傳也。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爲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爲非也。而况其出於孔子者乎？且

導啓迪於我者，可謂懇到詳切矣。人之愛我，寧有如執事者乎？僕雖甚愚下，寧不知所感刻佩服，然而不敢遽舍其中心之誠，然而姑以聽受云者，正不敢有負於深愛，亦思有以報之耳。秋盡東還，必求一面以卒所請千萬終教。

以卒世請千萬為嫌

有負於世變亦思所以辭之耳然盡東豈必求一面  
不嫌憂舍其中必之熾然而故以離受云昔五不嫌  
或粹率昔平對觀甚愚于寧不或世淑彼風艱然而  
學皆此於世昔何前辨怪藉世矣人之變非寧

河東重刻陽明先生文錄卷之二

三四

書二

始正德辛二  
至嘉靖乙酉

與鄒謙之

辛巳

別後德聞日至雖不相面嘉慰殊深近來此意見得  
益親切國裳亦已篤信得謙之更一來愈當沛然矣  
適吳守欲以府志奉讀同事者于中國裳汝信惟濬  
遂令開館於白鹿醉翁之意蓋有在不專以此煩勞  
也區區歸遯有日 聖天子新政英明如謙之亦宜  
束裝北上此會宜急圖之不當徐徐而來也蔡希淵  
近已主白鹿諸同志須僕已到山却來相講尤妙此

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二  
時却匆匆不能盡意也幸以語之

二 乙酉

鄉人自廣德來時常得聞動履兼悉政教之善殊慰  
傾想遠使吊賻尤感憂念之深所喻猝臨盤錯蓋非  
獨以別利器正以精吾格致之功耳又能以怠荒自  
懼其進可知矣近時四方來遊之士頗衆其間雖甚  
魯鈍但以良知之說略加點撥無不即有開悟以是  
益信得此二字真吾聖門正法眼藏謙之近來所見  
不審又如何矣南元善益信此學日覺有進其見諸  
施設亦大非其舊便問更相獎掖之固朋友切磋

心也方治葬事使還草草疏謝不盡

與夏敦夫 辛巳

不相見者幾時每念吾兄忠信篤厚之資學得其要  
斷能一日千里惜無因亟會親睹其所謂歷塊過都  
者以爲快耳昔夫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  
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然  
則聖人之學乃不有要乎彼釋氏之外人倫遺物理  
而墮於空寂者固不得謂之明其心矣若世儒之外  
務講求考索而不知本諸其心者其亦可以謂窮理  
乎此區區之心深欲就正於有道者因便輒及之幸

陽明先生文集卷之二  
有以教我，也。區區兩年來，血氣亦漸衰，無復用世之志。近始奉勅北上，將遂便道歸省老親，爲終養之圖矣。冗次不盡所懷。

與朱守忠 辛巳

乍別，忽旬餘，沿途人事擾擾，每得稍暇，或遇景感觸，輒復興懷。齋詔官來承手札，知警省不懈，幸甚。幸甚。此意不。走時時相見，雖別非別矣。道之不明，皆由吾輩明之於口，而不明之於身，是以徒騰頰舌，未能不言而信，要在立誠而已。向日謙虛之說，其病端亦起於不誠，使能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亦安有不

不。情邪。虞佐相愛之情甚厚，別後益見其真切。恨愛莫爲助，但願渠實落做箇聖賢，以此爲報而已。相見時，以此意規之，謙之當已不可留。國裳亦時時相見，否學問之益莫大於朋友切磋聚會，不厭煩數也。明日當發玉山到家，漸可計日，但與守忠相去益遠，臨紙悵然。

與席元山 辛巳

向承教札及鳴冤錄，讀之見別後學力所到，卓然斯道之任，庶幾乎天下非之而不顧，非獨與世之附和雷同，從人悲笑者，相去萬萬而已。喜幸何極，中間乃

有須面論者，但恨無因一會。近聞內臺之擢，決知必從鉛山取道，而僕亦有歸省之便，庶得停舟途次，爲信宿之談，使人候於分水，乃未有前驅之報。駐信城者五日，悵快而去，天之不假緣也。可如何哉！大抵此學之不明，皆由吾人入耳出口，未嘗誠諸其身。譬之談飲說食，何由得見醉飽之實乎？僕自近年來，始實見得此學，真有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朋友之中，亦漸有三數輩，篤信不回，其疑信相半，顧瞻不定者，多以舊說沈痼，且有得失毀譽之慮，未能專心致志以聽，亦坐相處不久，或交臂而別，無從與之細說耳。

象山之學，簡易直截，孟子之後一人。其學問思辨，致知格物之說，雖亦未免沿襲之累，然其大本大原，斷非餘子所及也。執事素能深信其學，此亦不可不察。正如求精金者，必務煅煉足色，勿使有纖毫之雜，然後可無虧損變動。蓋是非之懸絕，所爭毫釐耳。用熙近聞已赴京，知公故舊之情，極厚，倘猶未出，亦勸之學問而已。存心養性之外，無別學也。相見時，亦望遂以此言致之。

荅甘泉

辛巳

世傑來承示學庸測喜幸喜幸，中間極有發明處，但



陽明全集文錄 卷之二 四  
於鄙見尚大同小異耳隨處體認天理是真實不誑  
語鄙說初亦如是及根究老兄命意發端處卻似有  
毫釐未協然亦終當殊途同歸也修齊治平總是格  
物但欲如此節節分疏亦覺說話太多且語意務爲  
簡古比之本文反更深晦讀者愈難尋求此中不無  
亦有心病莫若明白淺易其詞略指路徑使人自思  
得之更覺意味深長也高明以爲何如致知之說鄙  
見恐不可易亦望老兄更一致意便間示知之此是  
聖學傳心之要於此旣明其餘皆洞然矣意到懇切  
處不得不直幸不罪其僭妄也叔賢大學洪範之說

其用力已深一時恐難轉移此須面論始有可辯正  
耳會間先一及之去冬有方叟者過此傳示高文其  
人習於神僊之說謂之志於聖賢之學恐非其本心  
人便草草不盡

答倫彥式 辛巳

往歲僊舟過贛承不自滿足執禮謙而下問懇古所  
謂敏而好學於吾彥式見之別後連冗不及以時奉  
問極切馳想近令弟過省復承惠教志道之篤趨向  
之正勤倦有加淺薄何以當此悚息悚息諭及學無  
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卽是三言尤見近時用工

陽明先生全集卷之二  
一五  
之實僕罔所知識何足以辱賢者之問大抵三言者  
病亦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懼其易動感  
物而懼其易動是故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靜者也  
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  
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  
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  
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  
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  
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  
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

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  
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  
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  
主靜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  
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雖  
然僕蓋從事於此而未之能焉聊為賢者陳其所見  
云爾以為何如便間示知之

與唐虞佐侍御 辛巳

相與兩年情日益厚意日益真此皆彼此所心喻不  
以言謝者別後又承雄文追送稱許過情未又重以

陽明全集卷之三  
傳說之事所擬益非其倫感忤何既雖然故人之賜也敢不拜受果如是非獨進以有為將退而隱於巖穴之下要亦不失其為賢也已敢不拜賜昔人有言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今投我以瓊瑤矣我又何以報之報之以其所賜可乎說之言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夫謂學於古訓者非謂其通於文辭講說於口耳之間義襲而取諸其外也獲也者得之於心之謂非外鑠也必如古訓而學其所學焉誠諸其身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乃為有得也夫謂遜志務時敏者非謂其飾情卑禮於其外汲汲於事功聲譽之間

其遜志也如地之下而無所不承也如海之虛而無所不納也其時敏也一於天德戒懼於不睹不聞如太和之運而不息也夫然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施及蠻貊而道德流於無窮斯固說之所以為說也以是為報虞佐其能以卻我乎孟氏云責難之謂恭吾其敢以後世文章之士期虞佐乎顏氏云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虞佐其能不以說自期乎人還燈下草草為謝相去益遠臨楮快悒

答方叔賢 辛巳

承示大學原知用心於此深密矣道一而已論其大本大原則六經四書無不可推之而同者又不特洪範之於大學而已此意亦僕平日於朋友中所常言者譬之草木其同者生意也其花實之疏密枝葉之高下亦欲盡比而同之吾恐化工不如是之雕刻也今吾兄方自喜以爲獨見新得銳意主張是說雖素蒙信愛如鄙人者一時論說當亦未能遽入且願吾兄以所見者實體諸身必將有疑果無疑必將有得果無得又必有見然後鄙說可得而進也學之不明幾百年矣近幸同志如甘泉如吾兄者相與切磋講

求頗有端緒而吾兄忽復牽滯文義若此吾又將誰望乎君子論學固惟是之從非以必同爲貴至於入門下手處則有不容於不辯者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矣致知格物甘泉之說與僕尚微有異然不害其爲大同若吾兄之說似又與甘泉異矣相去遠恐辭不足以達意故言語直冒不復有所遜讓近與甘泉書亦道此當不以爲罪也

二 癸未

此學秦蕪今幸吾儕復知講求於此固宜急急遑遑分心同志務履其實以身明道學雖所入之途稍異

要其所志而同斯可矣不肖之謬劣已無足論若叔賢之於甘泉亦乃牽制於文義紛爭於辯說益重世人之惑以啓嘖嘖者之口斯誠不能無憾焉憂病中不能數奉問偶有所聞因譏之去輒附此言無倫次渭先相見望併出此

與楊仕鳴

辛巳

差人來知令兄已於去冬安厝墓有宿草矣無由一哭傷哉所委誌銘既病且冗須朋友中相知深者一爲之始能有發耳喻及日用講求功夫只是各依自家良知所及自去其障擴克以盡其本體不可遷就

氣習以趨時好幸甚幸甚果如是方是致知格物方是明善誠身果如是德安得而不日新業安得而不富有謂每日自檢未有終日渾成片段者亦只是致知工夫間斷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又云以此磨勘先輩文字同異工夫不合常生疑慮又何爲其然哉區區所論致知二字乃是孔門正法眼藏於此見得真的直是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此者方謂之知道得此者方謂之有德異此而學即謂之異端離此而說即謂之邪說迷此而行即謂之冥行雖千魔

陽明先生文集 卷之二 九  
萬在眩瞶變幻於前自當觸之而碎迎之而解如太陽一出而鬼魅魍魎自無所逃其形矣尚何疑慮之有而何異同之足惑乎所謂此學如立在空中四面皆無倚靠萬事不容染着色色信他本來不容一毫增減若涉些安排着些意思便不是合一工夫雖言句時有未瑩亦是仕鳴見得處足可喜矣但須切實用力始不落空若只如此說未免亦是議擬倣象已後只做得一箇弄精魄的漢雖與近世格物者症候稍有不同其爲病痛一而已矣詩文之習儒者雖亦不廢孔子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若着意安排組織

未有不起於勝心者先輩號爲有志斯道而亦復如是亦只是習心未除耳仕鳴既知致知之說此等處自當一勘而破瞞他些子不得也

二 癸未

別後極想念向得尚謙書知仕鳴功夫日有所進殊慰所期大抵吾黨既知學問頭腦已不慮無下手處只恐客氣爲患不肯實致其良知耳後進中如柯生輩亦頗有力量可進只是客氣爲害亦不小行時嘗與痛說一番不知近來果能克去否書至來相見出此共勉之前輩之於後進無不欲其入於善則其規

切砥礪之間亦容有直情過當者却恐後學未易承當得起既不以我德反以我爲仇者有矣往往無益而有損故莫若且就其力量之所可及者誘掖獎勸之往時亦嘗與仕鳴論及此想能不忘也

三 癸未

前者是備錄區區之語或未盡區區之心此冊乃直述仕鳴所得及不失區區之見可見學貴乎自得也古人謂得意忘言學苟自得何以言爲乎若欲有所記札以爲日後印證之資則直以己意之所得者書之而已不必一一拘其言辭及有所不達也中間詞

語時有未瑩病中不暇細爲點檢

與陸元靜 辛巳

齋奏人回得佳稿及手札殊慰聞以多病之故將從事於養生區區往年蓋嘗弊力於此矣後乃知其不必如是始復一意於聖賢之學大抵養德養身只是一事元靜所云真我者果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於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僊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神僊之學與聖人異然其造端托始亦惟欲引人於道悟真篇後序中所謂黃老悲其貪着乃以神僊之術漸次導之者元靜試取而觀之

陽明先生文集 卷之十一  
其微旨亦自可識自堯舜禹湯文武至於周公孔子其仁民愛物之心蓋無所不至苟有可以長生不死者亦何惜以示人如老子彭篋之徒乃其稟賦有若此者非可以學而至後世如白玉蟾丘長春之屬皆是彼學中所稱述以爲祖師者其得壽皆不過五六十則所謂長生之說當必有所指矣元靜氣弱多病但遺棄聲名清心寡慾一意聖賢如前所謂真我之說不宜輕信異道徒自惑亂聰明斲精勞神廢靡歲月久而不返將遂爲病狂喪心之人不難矣昔人謂三折肱爲良醫區區非良醫蓋嘗三折肱者元靜其

慎聽毋忽區區省親本聞部中已准覆但得 古即當長遯山澤不久 朝廷且大賚則元靜推封亦有日果能訪我於陽明之麓當能爲元靜決此大疑也

二 壬午

某不孝不忠延禍先人酷罰未敷致茲多口亦其宜然乃勞賢者觸冒忌諱爲之辯雪雅承道誼之愛深切懇至甚非不肖孤之所敢望也無辯止謗嘗聞昔人之教矣況今何止於是四方英傑以講學異同之故議論方興吾儕可勝辯平惟當反求諸已苟其言而是歟吾斯尚有所未信歟則當務求其是不得輒



是已而非人也。使其言而非歟。吾斯既已自信歟。則當益致其踐履之實。以務求於自謙。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然則今日之多口。孰非吾儕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乎。且彼議論之興。非必有所私怨於我。彼其爲說。亦將自以爲衛夫道也。况其說本自出於先儒之緒論。固各有所憑據。而吾儕之言。驟異於昔。反若鑿空杜撰者。乃不知聖人之學。本來如是。而流傳失真。先儒之論。所以日益支離。則亦由後學沿習乖謬。積漸所致。彼既先橫不信之念。莫肯虛心講究。加以吾儕議論之間。或爲勝心浮氣所乘。未免

過爲矯激。則固宜其非笑而駭惑矣。此吾儕之責。未可專以罪彼爲也。嗟乎。吾儕今日之講學。將求異其說於人邪。亦求同其學於人邪。將來以善而勝人邪。亦求以善而養人邪。知行合一之學。吾儕但口說耳。何嘗知行合一邪。推尋所自。則如不肖者。爲罪尤重。蓋在平時。徒以口舌講解。而未嘗體諸其身。名浮於實行。不掩言已。未嘗實致其知。而謂昔人致知之說。有未盡如貧子之說。金乃未免從人乞食。諸君病於相信相愛之過好。而不知其惡。遂乃共成今日紛紛之議。皆不肖之罪也。雖然。昔之君子。蓋有舉世非之。

而不顧千百世非之而不顧者亦求其是而已矣豈  
以一時毀譽而動其心邪惟其在我者有未盡則亦  
安可遂以人言爲盡非伊川晦菴之在當時尚不免  
於詆毀斥逐況在吾輩行有所未至則夫人之詆毀  
斥逐正其宜耳凡今爭辯學術之士亦必有志於學  
者也未可以其異已而遂有所踈外是非之心人皆  
有之彼其但蔽於積習故於吾說卒未易解就如諸  
君初聞鄙說時其間寧無非笑詆毀之者久而釋然  
以悟甚至反有激爲過當之論者矣又安知今日相  
詆之力不爲異時相信之深者乎衰經衰苦中非論

學時而道之興廢乃有不容於泯默者不覺叨叨至  
此言無倫次幸亮其心也致知之說向與惟濬及崇  
一諸友極論於江西近日楊仕鳴來過亦嘗一及頗  
爲詳悉今原忠宗賢二君復徃諸君更相與細心體  
究一番當無餘蘊矣孟子云是非之心知也是非之  
心人皆有之即所謂良知也孰無是良知乎但不能  
致之耳易謂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  
此知行之所以一也近世格物致知之說只一知字  
尚未有下落若致字工夫全不曾道著矣此知行之  
所以二也

來書云下手工夫覺此心無時寧靜妄心固動也  
照心亦動也心既恒動則無刻暫停也

是有意於求寧靜是以愈不寧靜耳夫妄心則動也  
照心非動也恒照則恒動恒靜天地之所以恒久而  
不已也照心固照也妄心亦照也其爲物不貳則其  
生物不息有刻暫停則息矣非至誠無息之學矣

來書云良知亦有起處云云

此或聽之未審良知者心之本體即前所謂恒照者  
也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

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  
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有  
時而或放其體實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雖有時  
而或蔽其體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若謂良知  
亦有起處則是有時而不在也非其本體之謂耳  
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氣言理者氣之條理  
氣者理之運用無條理則不能運用無運用則亦無  
以見其所爲條理者矣精則精精則明精則一精則  
神精則誠一則精一則明一則神一則誠原非有二  
事也但後世儒者之說與養生之說各滯於一偏是

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二  
以不相爲用前日精一之論雖爲原靜愛養精神而發然而作聖之功寔亦不外是矣

來書云元神元氣元精必各有寄藏發生之處又有真陰之精真陽之氣云云

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以其凝聚而言謂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真陰之精卽真陽之氣之母真陽之氣卽真陰之精之父陰根陽陽根陰亦非有二也苟吾良知之說明則凡若此類皆可以不言而喻不然則如來書所云三關七返九還之屬尚有無窮可疑者也

來書云良知心之本體卽所謂性善也何未發之中也寂然不動之體也廓然大公也常人皆不能而必待於學耶中也寂也公也旣以屬心之體則良知是矣今驗之於心知無不良而中寂太公實未有也豈良知復超然體用之外乎

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卽是未發之中卽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於物欲故須學以去其昏蔽然於良知之本體初不能有加損於毫末也知無不良而中寂太公未能全者是昏蔽之未盡去而存之未純耳體卽

陽明先生文集卷之二  
良知之體用即良知之用寧復有超然於體用之外者乎

來書云周子曰主靜程子曰動亦定靜亦定先生曰定者心之本體是靜定也決非不睹不聞無思無為之謂必常知常存常主於理之謂也夫常知常存常主於理明是動也已發也何以謂之靜何以謂之本體豈是靜定也又有以貫乎心之動靜者邪

理無動者也常知常存常主於理即不睹不聞無思無為之謂也不睹不聞無思無為非槁木死灰之謂也  
也。睹聞思為一於理而未嘗有所睹聞思為即是動而未嘗動也所謂動亦定靜亦定體用一原者也  
來書云此心未發之體其在已發之前乎其在已發之中而為之主乎其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乎今謂心之動靜者其主有事無事而言乎其主寂然感通而言乎其主循理從欲而言乎若以循理為靜從欲為動則於所謂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動極而靜靜極而動者不可通矣若以有事而感通為動無事而寂然為靜則於所謂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不可通矣若謂未發在已發之先靜

而生動是至誠有息也。聖人有復也，又不可矣。若謂未發在已發之中，則不知未發已發俱當主靜乎。抑未發爲靜而已發爲動乎。抑未發已發俱無動無靜乎。俱有動有靜乎。幸教。

未發之中，卽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動靜者，所遇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靜也。理無動者也。動卽爲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欲則雖槁心一念而未嘗靜也。動中有靜，靜中有

動。又何疑乎。有事而感通，固可以言動。然而寂然未嘗有增也。無事而寂然，固可以言靜。然感通者，未嘗有減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又何疑乎。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則至誠有息之疑不待解矣。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在。是未嘗無動靜而不可以動靜分者也。凡觀古人言語，在以意逆志而得其大旨。若必拘滯於文義，則靡有孑遺者。是周果無遺民也。周子靜極而動之說，苟不善觀，亦未免有病。蓋其意從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說。

陽學集文錄 卷之二  
來太極生生之理妙用無息而常體不易太極之生  
生即陰陽之生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妙用無息者  
而謂之動謂之陽之生非謂動而後生陽也就其生  
生之中指其常體不易者而謂之靜謂之陰之生非  
謂靜而後生陰也若果靜而後生陰動而後生陽則  
是陰陽動靜截然各自爲一物矣陰陽一氣也一氣  
屈伸而爲陰陽動靜一理也一理隱顯而爲動靜春  
夏可以爲陽爲動而未嘗無陰與靜也秋冬可以爲  
陰爲靜而未嘗無陽與動也春夏此不息秋冬此不  
息皆可謂之陽謂之動也春夏此常體秋冬此常體

皆可謂之陰謂之靜也自元會運世歲月日時以至  
刻秒忽微莫不皆然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在知  
道者默而識之非可以言語窮也若只牽文泥句比  
擬倣像則所謂心從法華轉非是轉法華矣

來書云常試於心喜怒哀懼之感發也雖動氣之  
極而吾心良知一覺即罔然消沮或過於初或制  
於中或悔於後然則良知常若居優閒無事之地  
而爲之主於喜怒哀懼若不與焉者何歟

知此則知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而有發而中節  
之和感而遂通之妙矣然謂良知常若居於優閒無

陽明先生文集卷之二  
事之地語尚有病蓋良知雖不滯於喜怒哀懼而喜  
怒憂懼亦不外良知也

來書云夫子昨以良知為照心竊謂良知心之本  
體也照心人所用之功乃戒懼恐懼之心也猶思  
也而遂以戒慎恐懼為良知何歟

能戒慎恐懼者是良知也

來書云先生又曰照心非動也豈以其循理而謂  
之靜歟妄心亦照也豈以其良知未嘗不在於其  
中未嘗不明於其中而視聽言動之不過則者皆  
天理歟且既曰妄心則在妄心可謂之照而在照

心則謂之妄矣妄與息何異今假妄之照以續至  
誠之無息竊所未明幸再啓蒙

照心非動者以其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而未嘗有  
所動也有所動即妄矣妄心亦照者以其本體明覺  
之自然者未嘗不在於其中但有所動耳無所動即  
照矣無妄無照非以妄為照以照為妄也照心為照  
妄心為妄是猶有妄有照也有妄有照則猶平也貳  
則息矣無妄無照則不貳不貳則不息矣

來書云養生以清心寡欲為要夫清心寡欲作聖  
之功畢矣然寡欲則心自清清心非舍棄人事而



陽明先生文集卷之二  
獨居求靜之謂也。蓋欲使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耳。今欲爲此之功而隨人欲生而克之則病根常在未免滅於東而生於西。若欲刊剝洗蕩於衆欲未萌之先則又無所用其力徒使此心之不清且欲未萌而搜剔以求去之是猶引犬上堂而逐之也愈不可矣。

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作聖之功也。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非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不能也。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此正中庸戒慎恐懼大學致知格物之功舍此之外無別功矣。夫謂滅於東而生於西引犬上堂而逐之者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爲累而非克治洗蕩之爲患也。今日養生以清心寡欲爲要只養生二字便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根有此病根替伏於中宜其有滅於東而生於西引犬上堂而逐之之患也。

來書云佛氏於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於吾儒隨物而格之功不同吾儒於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已涉於思善矣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靜自在惟有寐方醒之時耳斯正孟

子夜氣之說但於斯光景不能久倏忽之際思慮已生不知用功久者其常寐初醒而思未起之時否乎今澄欲求寧靜愈不寧靜欲念無生則念愈生如之何而能使此心前念易滅後念不生良知獨顯而與造物遊乎

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爲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即吾聖門所謂良知今既認得良知明白即已不消如此說矣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工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

所以便有不同耳今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靜自在此便有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心所以有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已涉於思善之患孟子說夜氣亦只是爲失其良心之人指出箇良心萌動處使他從此培養將去今已知得良知明白常用致知之功即已不消說夜氣却是得免後不知守兔而仍去守株兔將復失之矣欲求寧靜欲念無生此正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病是以念愈生而愈不寧靜良知只是一箇良知而善惡自辨更有何善何惡可思良知之體本自寧靜今却又添一箇求寧靜本

陽明全集卷之二  
自生生今却又添一箇欲無生非獨聖門致知之功  
不如此雖佛氏之學亦未如此將迎意必也只是  
念良知徹頭徹尾無始無終即是前念不滅後念不  
生今卻欲前念易滅而後念不生是佛氏所謂斷滅  
種性入於槁木死灰之謂矣

來書云佛氏又有常提念頭之說其即孟子所謂  
必有事夫子所謂致良知之說乎其即常惺惺常  
記得常知得常存得者乎於是念頭提在之時而  
事至物來應之必有其道但恐此念頭提起時少  
放下時多則工夫間斷耳且念頭放失多因私欲

客氣之動而始忽然警醒而後提其放而未提之  
間心之昏雜多不自覺今欲日精日明常提不放  
以何道乎只此常提不放即全功乎抑於常提不  
放之中更宜加省克之功乎雖曰常提不放而不  
加戒懼克治之功恐私欲不去若加戒懼克治之  
功焉又爲思善之事而於本來面目又未達一間  
也如之何則可

戒懼克治即是常提不放之功即是必有事焉豈有  
兩事邪此節所問前一段已自說得分曉未後却是  
自生迷惑說得支離及有本來面目未達一間之疑

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二 三十三  
都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爲病去此病根自無此疑矣

來書云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如何謂之明得盡如何而能便渾化

良知本來自明氣質不美者查滓多障蔽厚不易開明質美者查滓原少無多障蔽略加致知之功此良知便自瑩徹些少查滓如湯中浮雪如何能作障蔽此本不甚難曉原靜所以致疑於此想是因一明字欠明白亦是稍有欲速之心向曾面論明善之義明則誠矣非若後儒所謂明之淺也

來書云聰明睿知果質乎仁義禮智果性乎喜怒哀樂果情乎私欲客氣果一物乎二物乎古之英才若子房仲舒叔度孔明明文中韓范諸公德業表著皆良知中所發也而不得謂之聞道者果何在乎苟曰斯特生質之美耳則生知安行者不愈於學知困勉者乎愚意竊云謂諸公見道偏則可謂全無聞則恐後儒崇尚記誦訓詁之過也然乎否乎

性一而已仁義禮智性之性也聰明睿知性之質也喜怒哀樂性之情也私欲客氣性之蔽也質有清濁

故情有過不及而蔽有淺深也私欲客氣一病兩扇非二物也張黃諸葛及韓范諸公皆天質之美自多暗合道妙雖未可盡謂之知學盡謂之聞道然亦自有其學違道不遠者也使其聞學知道即伊傳周召矣若文中子則又不可謂之不知學者其書雖多出於其徒亦多有未是處然其大略則亦居然可見但今相去遼遠無有的然憑證不可懸斷其所至矣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聖賢雖常人亦無不如此若無有物欲牽蔽但循着良知發用流行將去即無不是道但在常人多爲物欲牽蔽不能循得

良知如數公者天質既自清明自少物欲爲之牽蔽則其良知之發用流行處自然是多自然違道不遠學循此良知而已謂之學知只是知得專在學循良知數公雖未知專在良知上用功而或泛濫於多岐疑迷於影響是以或離或合而未純若知得時便是聖人矣後儒寧以數子者尚皆是氣質用事未免於行不著習不察此亦未爲過論但後儒之所謂著察者亦是徂於聞見之狹蔽於沿習之非而依擬倣象於影響形迹之間尚非聖門之所謂著察者也則亦安得以己之昏昏而求人之昭昭也乎所謂生

知安行知行二字亦就是用功上說若是知行本體即是良知良能雖在困勉之人亦皆可謂之生知安行矣知行二字更宜精察

來書云昔周茂叔每令伯淳尋仲尼顏子樂處敢問是樂也與七情之樂同乎否乎若同則常人之一遂所欲皆能樂矣何必聖賢若別有真樂則聖賢之遇大憂大怒大驚大懼之事此樂亦在否乎且君子之心常存戒懼是蓋終身之憂也惡得樂澄平生多悶未嘗見真樂之趣今切願尋之是心之本體雖不同於七情之樂而亦不外於七

樂雖則聖賢別有真樂而亦常人之所同有但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許多憂苦自加迷棄雖在憂苦迷棄之中而此樂又未嘗不存但一念開明反身而誠則即此而在矣每與原靜論無非此意而原靜尚有何道可得之問是猶未免於騎驢覓驢之蔽也

來書云大學以心有好樂忿懣憂患恐懼為不得其正而程子亦謂聖人情順萬事而無情所謂有者傳習錄中以病疢譬之極精切矣若程子之言則是聖人之情不生於心而生於物也何謂耶且

陽明先生文集卷之二 三十五

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二 三十一  
事感而情應則是是非非可以就格事或未感時  
謂之有則未形也謂之無則病根在有無之間何  
以致吾知乎學務無情累雖輕而出儒入佛矣可  
乎

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皦如明鏡略  
無纖翳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留染所謂  
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  
言未為非也明鏡之應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  
真只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即是  
無所住處病瘥之喻誠已見其精切則此節所問可

以釋然病瘥之人瘥雖未發而病根自在則亦安可  
以其瘥之未發而遂忘其服藥調理之功乎若必待  
瘥發而後服藥調理則既晚矣致知之功無間於有  
事無事而豈論於病之已發未發邪大抵原靜所疑  
前後雖若不一然皆起於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爲  
崇此根一去則前後所疑自將冰消霧釋有不待於  
問辨者矣

答舒國用 癸未

來書足見爲學篤切之志學患不知要知要矣患無  
篤切之志國用既知其要又能立志篤切如此其進

也孰禦中間所疑一二節皆工夫未熟而欲速助長之爲病耳以國用之所志何而去其欲速助長之心循循日進自當有至前所疑一二節自將渙然冰釋矣何俟於予言譬之飲食其味之美惡食者當自知之非人之能以其美惡告之也雖然國用所疑一二節者近時同志中徃徃皆有之然吾未嘗以告也今且姑爲國用一言之夫謂敬畏之增不能不爲灑落之累又謂敬畏爲有心如何可以無心而出於自然不疑其所行凡此皆吾所謂欲速助長之爲病也夫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有所恐懼憂患之謂也乃戒

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逸縱情肆意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夫心之本體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君子之戒慎恐懼惟恐其昭明靈覺者或有所昏昧放逸流於非僻邪妄而失其本體之正耳戒慎恐懼之功無時或間則天理常存而其昭明靈覺之本體無所虧蔽無所牽擾無所恐懼憂患無所好樂忿懣無所意必固我無所歉餒愧作和融瑩徹充塞流行動容周旋而中禮從心所欲而不踰斯乃所謂真灑落矣是灑落生於天理之常存



陽明先生文集卷之二  
天理常存生於戒慎恐懼之無間孰謂敬畏之增乃  
反為灑落之累耶惟夫不知灑落為吾心之體敬畏  
為灑落之功岐為二物而分用其心是以互相牴牾  
動多拂戾而流於欲速助長是國用之所謂敬畏者  
乃大學之恐懼憂患非中庸戒慎恐懼之謂矣程子  
常言人言無心只可言無私心不可言無心戒慎不  
睹恐懼不聞是心不可無也有所恐懼有所憂患是  
私心不可有也堯舜之兢兢業業文王之小心翼翼  
皆敬畏之謂也皆出乎其心體之自然也出乎心體  
非有所為而為之者自然之謂也敬畏之功無間於

動靜是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也敬義立而天道  
達則不疑其所行矣所寄詐說大意亦好以此自勵  
可矣不必以責人也君子不蘄人之信也有信而已  
不蘄人之知也自知而已因先坐未畢功人事紛沓  
來使立候凍筆潦草無次

與劉元道 癸未

來喻欲入坐窮山絕世故屏思慮養吾靈明必自驗  
至於通晝夜而不息然後以無情應世故且云於靜  
求之似為徑直但勿流於空寂而已觀此足見在道  
之剛毅立志之不凡且前後所論皆不為無見者矣

陽明集文錄 卷之二 二十九  
可喜可喜夫良醫之治病隨其疾之虛實強弱寒熱  
內外而斟酌加減調理補泄之要在去病而已初無  
一定之方不問證候之如何而必使人人服之也君  
子養心之學亦何以異於是元道自量其受病之深  
淺氣血之強弱自可如其所云者而斟酌爲之亦自  
無傷且專欲絕世故屏思慮偏於虛靜則恐既已養  
成空寂之性雖欲勿流於空寂不可得矣大抵治病  
雖無一定之方而以去病爲主則是一定之法若但  
知隨病用藥而不知因藥發病其失一而已矣閒中  
且將明道定性書熟味意况當又不同憂病不能一

二信筆草草無次

答路賓陽 癸未

憂病中遠使惠問哀感何已守忠之計方爾痛心而  
復不起慘割如何可言死者已矣生者益孑立  
寡助不及今奮發砥礪坐待漸盡燈滅固將抱恨無  
窮日來山間朋友遠近至者百餘人因此頗有警發  
見得此學益的確簡易真是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  
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惜無因復與賓陽一面語耳郡  
務雖繁然民人社稷莫非實學以賓陽才質之美行  
之以忠信堅其必爲聖人之志勿爲時議所搖近名

陽明全集文錄 卷之二 三十一  
所動吾見其德日進而業日廣矣。荒憤不能多及心亮。

與黃宗賢 癸未

南行想亦從心所欲。職守閒靜益得專志於學。聞之殊慰。賤軀入夏來山中感暑痢歸卧兩月餘變成痰咳。今雖稍平然咳尚未已也。四方朋友來去無定中間不無切嗟砥礪之益。但真有力量能擔荷得亦自少見。大抵近世學者只是無有必為聖人之志。近與尚謙子莘誠甫講孟子鄉原狂狷一語頗覺有所省發。相見時試更一論如何。聞接引同志孜孜不怠甚。

甚善。但論議之際必須謙虛簡明為佳。若自處過任而辭意重復卻恐無益。有損在高明斷無此。因見舊時友朋往往不免斯病。謾一言之。

寄薛尚謙 癸未

承喻自咎罪戾只緣輕傲二字累倒足知用力懇切。但知得輕傲處便是良知。致此良知除卻輕傲便是格物致知二字。是千古聖學之秘。何在。虔時終日論此同志中尚多有未徹。近於古本序中改數語頗發此意。然見者往往亦不能察。今寄一紙幸熟味。此是孔門正法眼藏。從前儒者多不曾悟到。故其說卒入。

於支離仕鳴過虔常與細說不審閒中曾論及否喻  
及耳泉論仕德處殆一時意有所向而云蓋亦未見  
其止之嘆耳仕德之學未敢便以爲至卽其信道之  
篤臨死不貳眼前曾有幾人所云心心相持如髮如  
鉗正恐同輩中亦未見有能如此者也書來謂仕鳴  
海崖大進此學近得數友皆有根力處久當能發揮  
幸甚聞之喜而不寐也海崖爲誰氏便中寄知之

答周道通

甲申

吳曾兩生至備道道通懇切爲道之意殊慰想念若  
道通真可謂篤信好學者矣憂病中曾不能與兩生

細論然兩生亦有志向肯用功者每見輒覺有進在  
區區誠不能無負於兩生之遠來在兩生則亦庶幾  
無負其遠來之意矣臨別以此冊致道通意請書數  
語荒憤無可言者輒以道通來書中所問數節略下  
轉語奉酬草草殊不詳細兩生當亦自能口悉也

來書云日用工夫只是立志近來於先生誨言愈  
益明白然須朋友講習則此意纔精健闊大纔有  
生意若三五日不得朋友相講便覺微弱遇事便  
會困亦時會忘乃今無朋友相講之日還只靜坐  
或看書或行動凡寓目措身悉取以培養此志頗

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二 三三  
覺意思和適然終不如講學時生意更多也離群  
索居之人當更有何法以處之

此段足驗道通日用工夫所得工夫大略亦只是如此用只要無間斷到得純熟後意思又是不同矣大抵吾人爲學緊要大頭腦只是立志所謂困忘之病亦只是志欠真切今好色之人未嘗病於困忘只是一真切耳自家痛痒自家須會知得自家須會搔摩得既自知得痛痒自家須不能搔摩得佛家謂之方便法門須是自家調停斟酌他人總難與力亦更無別法可設也

來書云上蔡常問天下何思何慮伊川云有此理只是發得太早在學者工夫固是必有事焉而勿忘然亦須識得何思何慮底氣象一併看爲是若不識得這氣象便有正與助長之病若認得何思何慮而忘必有事焉工夫恐有墮於無也須是不滯於有不墮於無然乎否也

所論亦相去不遠矣只是契悟未盡上蔡之問與伊川之答亦只是上蔡伊川之意與孔子繫辭原旨稍有不同繫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一箇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故曰同歸而

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云殊途云百慮則豈謂無思無慮邪心之本體即是天理只是一箇更有何可思慮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動原自感而遂通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來體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故明道云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若以私意去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慮正是工夫在聖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學者分上便是勉然的伊川却是把作效驗看了所以有發得太早之說既而云却好用功則已自覺其前言之有未盡矣濂溪主靜之論

亦是此意今道通之言雖已不為無見然亦未免有兩事也

來書云凡學者纔曉得做工夫便要識認得聖人氣象蓋認得聖人氣象把做準的乃就實地做工夫去纔不會差纔是作聖工夫未知是否

先認聖人氣象昔人嘗有是言矣然亦欠有頭腦聖人氣象自是聖人的我從何處識認若不就自己良知上真切體認如以無星之稱而權輕重未開之鏡而照妍媸真所謂以小人之腹而度君子之心矣聖人氣象何由認得自己良知原與聖人一般若體認

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二 三十四  
得自己良知明白，卽聖人氣象，不在聖人，而在我矣。程子嘗云：「覩着堯學他行事，無他許多聰明，睿知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中禮？」又云：「心通於道，然後能辨是非。今且說通於道在何處，聰明睿知從何處出來？」來書云：「事上磨煉一日之內，不管有事無事，只一意培養本原。若遇事來感，或自己有感，心上既有覺安，可謂無事。但因事疑心一會，大段覺得事理當如此，只如無事處之盡吾心而已。然乃有處得善與未善，何也？又或事來得多，須要次第與處，每因才力不足，輒爲所困，雖極力扶起，而精神已。」

來書遇此未免要十分退省，寧不了事，不可不培養如何。

所說工夫，就道通分上也，只是如此用，然未免有出入。在凡人爲學，終身只爲這一事，自少至老，自朝至暮，不論有事無事，只是做得這一件，所謂必有事焉者也。若說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却是尚爲兩事也。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事物之來，但盡吾心之良知以應之，所謂忠恕違道不遠矣。凡處得有善，有未善，及有困頓失次之患者，皆是牽於毀譽得喪，不能實致其良知耳。若能實致其良知，然後見得平日所

陽明全集卷之二  
謂善者未必是善所謂未善者却恐正是牽於毀譽  
得喪自賊其良知者也

來書云致知之說春間再承誨益已頗知用力覺  
得比舊尤爲簡易但鄙心則謂與初學言之還須  
帶格物意思使之知下手處本來致知格物一併  
下但在初學未知下手用功還說與格物方曉得  
致知云云

格物是致知工夫知得致知便已知得格物若是未  
知格物則是致知工夫亦未嘗知也近有一書與友  
人論此頗悉今往一通細觀之當自見矣

來書云今之爲朱陸之辨者尚未已每對朋友  
正學不明已久且不須枉費心力爲朱陸爭是非  
只依先生立志二字點化人若其人果能辨得此  
志來決意要知此學已是大段明白了朱陸雖不  
辨彼自能覺得又嘗見朋友中見有人議先生之  
言者輒爲動氣昔在朱陸二先生所以遺後世紛  
紛之議者亦見二先生工夫有未純熟分明亦有  
動氣之病若明道則無此矣觀其與吳涉禮論介  
甫之學云爲我盡達諸介甫不有益於彼必有益  
於我也氣象何等從容嘗見先生與人書中亦引



此言願朋友皆如此如何

此節議論得極是極是願道通遍以告於同志各自且論自己是非莫論朱陸是非也以言語謗人其謗淺若自己不能身體實踐而徒入耳出口呶呶度日是以身謗也其謗深矣凡天下之論議我者苟能取以爲善皆是砥礪切磋我也則在我無非警惕脩省進德之地矣昔人謂攻吾之短者是吾師師又可惡乎

來書云有引程子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便已不是性何故不容說何故不是性晦菴答云

不容說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無  
質之雜矣二先生之言皆未能曉每看書至此輒  
爲一惑請問

生之謂性生字即是氣字猶言氣即是性也氣即是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氣即是性即已落在  
一邊不是性之本原矣孟子性善是從本原上說然  
性善之端須在氣上始見得若無氣亦無可見矣惻  
隱羞惡辭讓是非即是氣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  
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是爲學者各認一邊只得如此  
說若見得自性明白時氣即是性性即是氣原無性

陽明先生文集卷之二  
氣之可分也

與黃勉之

甲申

屢承書惠兼示述作足知才識之邁向道懇切之難得也何幸何幸然未由一面鄙心之所欲效者尚爾鬱而未申有負盛情多矣君子學以爲己成己成物雖本一事而先後之序有不容紊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誦習經史本亦學問之事不可廢者而忘本逐末明道尚有玩物喪志之戒若立言垂訓尤非學者所宜汲汲矣所示格物說修道註義荷不鄙之盛切深慚悚然非淺劣之所敢望於

若也且其爲說亦於鄙見微有未盡何時合并願且勿以示人孔子云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充足下之才正當一日千里何所不可到而不勝駿逸之氣急於馳驟奔放抵突若此將恐自蹶其足非任重致遠之道也古本之釋不得已也然不致多爲辭說正恐葛藤纏繞則枝榦反爲蒙翳耳短序亦嘗三易稿石刻其最後者今各徃一本亦足以知初年之見未可據以爲定也

二 甲申

勉之別去後家人病益狼狽賤軀亦咳逆泄瀉相仍

曾無間日人事紛沓未論也用是大學古本曾無下筆處有孤勤勤之意然此亦自可徐徐圖之但古本白文之在吾心者未能時時發明却有可憂耳來問數條實亦無暇作答締觀簡末懇懇之誠又自不容已於言也

來書云以良知之教涵泳之覺其徹動徹靜徹書徹夜徹古徹今徹生徹死無非此物不假纖毫思索不得纖毫助長亭亭當當靈靈明明觸而應感而通無所不照無所不覺無所不達千聖同途萬賢合轍無他如神此即為神無他希天此即為天

無他順帝此即為帝本無不中本無不公終日醉不見其有動終日閑居不見其有靜真乾坤之靈體吾人之妙用也竊又以為中庸誠者之明即此良知為明誠之者之戒慎恐懼即此良知為戒慎恐懼當與惻隱羞惡一般俱是良知條件知戒慎恐懼知惻隱知羞惡通是良知亦即是明云云此節論得已甚分曉知此則知致知之外無餘功矣知此則知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此以俟聖人而不惑者非虛語矣誠明戒懼効驗功夫本非兩義既知徹動徹靜徹死徹生無非此物

陽明先生文集卷之二  
則誠明戒懼與惻隱羞惡又安得別有一物爲之歟  
來書云陰陽之氣訢合和暢而生萬物物之有生  
皆得此和暢之氣故人之生理本自和暢本無不  
樂觀之鳶飛魚躍鳥鳴獸舞草木欣欣向榮皆同  
此樂但爲客氣物欲攪此和暢之氣始有間斷不  
樂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便立箇無間斷功夫悅則  
樂之萌矣朋來則學成而吾性本體之樂復矣故  
曰不亦樂乎在人雖不我知吾無一毫愠怒以間  
斷吾性之樂聖人恐學者樂之有息也故又言此  
所謂不然不尤與夫樂在其中不改其樂皆是

無間斷否云云

人心之本體仁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訢合  
和暢原無間隔來書謂人之生理本自和暢本無不  
樂但爲客氣物欲攪此和暢之氣始有間斷不樂是  
也時習者求復此心之本體也悅則本體漸復矣朋  
來則本體之訢合和暢克周無間本體之訢合和暢  
本來如是初未嘗有所增也就使無朋來而天下莫  
我知焉亦未嘗有所減也來書云無間斷意思亦是  
聖人亦只是至誠無息而已其工夫只是時習時習  
之要只是謹獨謹獨即是致良知良知即是樂之本

陽明先生文集卷之二  
四十一

體此節論得大意亦皆是但不宜便有所執着

來書云韓昌黎博愛之謂仁一句看來大段不錯不知宋儒何故非之以為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以愛為仁愚意則曰性即未發之情情即已發之性仁即未發之愛愛即已發之仁如何喚愛作仁不得言愛則仁在其中矣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周子曰愛曰仁昌黎此言與孟周之旨無甚差別不可以其文人而忽之也云云

博愛之說本與孟周之旨無大相遠樊遲問仁子曰仁者愛人何嘗不可謂之仁歟昔儒看古人言語亦

多有因人重輕之病正是此等處耳然愛之本體固可謂之仁但亦有愛得是與不是者須愛得是方是之。本。體。方。可。謂。之。仁。若。只。知。博。愛。而。不。論。是。與。不。是。亦。便。有。差。處。吾。嘗。謂。博。字。不。若。公。字。為。盡。大。抵。訓。釋。字。義。亦。只。是。得。其。大。槩。若。其。精。微。奧。蘊。在。人。思。而。自。得。非。言。語。所。能。喻。後。人。多。有。泥。文。著。相。專。在。字。眼。上。穿。求。却。是。心。從。法。華。轉。也。

來書云大學云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所謂惡之云者凡見惡臭無處不惡固無妨礙至於好色無處不好則將凡美色之經於目也亦盡好之乎大學

之訓當是借流俗好惡之常情以喻聖賢好善惡惡之誠耳抑將好色亦為聖賢之所同好經於目雖知其姣而思則無邪未嘗少累其心體否乎詩云有女如雲言如雲未嘗不知其姣也匪我思存言匪我思存則思無邪而不累其心體矣如見軒冕金玉亦知其為軒冕金玉也但無歆羨希覬之心則可矣如此看不知通否云云

人於尋常好惡或亦有不真切處惟是好好色惡惡莫則皆是發於真心自求快足曾無纖假者大學是說人人好惡真切易見處指示人以好善惡惡之誠

當知是耳亦只是形容一誠字今若又於好色等事生如許意見却未免有執指為月之病昔人多有為一字一句所牽蔽遂致錯解聖經者正是此症候耳不可不察也中間云無處不惡固無妨礙亦便有受病處更詳之

來書云有人因薛文清過思亦是暴氣之說乃欲截然不思者竊以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亦將謂孔子過而暴其氣乎以愚推之惟思而外於良知乃謂之過若念念在良知上體認即如孔子終日終夜以思亦不為過不外良知即

陽明先生文錄 卷之二 四十三  
是何思何慮尚何過哉云云

過思亦是暴氣此語說得亦是若遂欲截然不思却是因噎而廢食者也來書謂思而外於良知乃謂之過若念念在良知上體認即終日終夜以思亦不爲過不外良知即是何思何慮此語甚得鄙意孔子所謂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者聖人未必然乃是指出徒思而不學之病以誨人耳若徒思而不學安得不謂之過思與

答劉內重 乙酉

書來警發良多知感知感腹疾不欲作答但內重爲學工夫尚有可商量者不可以虛來意之辱輒復此耳程子云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而爲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夫學者既立有必爲聖人之志只消就自己良知明覺處朴實頭致了去自然循循日有所至原無許多門面摺數也外面是非毀譽亦好資之以爲警切砥礪之地卻不得以此稍動其心便將流於心勞日拙而不自知矣內重剛強篤實自是任道之器然於此等處尚須與謙之從容一商量又當有見也眼前路逕須放開闊才好容人來往若太拘窄恐自己亦無展足之

地矣。聖人之行，初不遠於人情。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鄉人讎朝服而立於阼階，難言之。互鄉亦與進，其童子。在當時固不能無惑之者矣。子見南子，子路且有不悅。夫子到此，如何更與子路說得是非，只好矢之而已。何也？若要說見南子是得多少氣力來說，若且依着子路認箇不是，則子路終身不識聖人之心。此學終將不明矣。此等苦心處，惟顏子便能識得。故曰：於吾言無所不悅。此正是大頭腦處。區區舉似內重，亦欲內重謙虛其心，宏大其量，去人我之見，絕意必之私，則此大頭腦處，自將卓爾有見。當有雖欲從

之末由也。已之嘆矣。大抵奇特斬絕之行，多後世高慕大者之所喜。聖賢不以是爲貴也。故索隱行怪，則後世有述焉。依乎中庸，固有邈世不見知者矣。學絕道喪之餘，苟有以講學來者，所謂空谷之足音，得似人者可矣。必如內重所云，則今之可講學者，止可如內重輩二三人而止矣。然如內重者，亦不能時時來講也。則法堂前草深一丈矣。內重有進道之資，而微失之於隘，吾固不敢避飾非自是之嫌，而叨叨至此。內重宜悉此意，弗徒求之言語之間可也。

與王公弼

乙酉



陽明全集卷之二  
前王汝止家人去因在妻喪中草草未能作書人來  
遠承問惠得聞動履殊慰殊慰書中所云斯道廣大  
無處欠缺動靜窮達無往非學自到任以來錢穀獄  
訟事上接下皆不敢放過但反觀於獨猶未是天壽  
不二根基毀譽得喪之間未能脫然足知用功之密  
只此自知之明便是良知致此良知以求自慊便是  
致知矣殊慰殊慰師伊師顏兄弟久居於此黃正之  
來此亦已兩月餘何廷仁到亦數日朋友聚此頗覺  
有益惟齊文明不得力而歸此友性氣殊別變化甚  
難殊為可憂爾聞及之

答顧東橋

乙酉

來書云近時學者務外遺內博而寡要故先生特  
倡誠意一義針砭膏肓誠大惠也

吾子洞見時弊如此矣亦將何以救之乎然則鄙人  
之心吾子固已一句道盡復何言哉復何言哉若誠  
意之說自是聖門教人用功第一義但近世學者乃  
作第二義看故稍與提掇緊要出來非鄙人所能特  
倡也

來書云但恐立說太高用功太捷後生師傳影響  
謬誤未免墜於佛氏明心見性定慧頓悟之機無

惟聞者見疑

區區格致誠正之說是就學者本心日用事爲間體  
究踐履實地用功是少次第多少積累在正與空  
虛頓悟之說相反聞者本無求爲聖人之志又未嘗  
講究其詳遂以見疑亦無足怪若吾子之高明自當  
一語之下便瞭然矣乃亦謂立說太高用功太捷何  
邪

來書云所喻知行並進不宜分別前後即中庸尊  
德性而道問學之功交養互發內外本末一以貫  
之之道然工夫次第不能無先後之差如知食乃

食湯乃飲知衣乃服知路乃行未有不見是物  
先有是事此亦毫釐倏忽之間非謂有等今日知  
之而明日乃行也

既云交養互發內外本末一以貫之則知行並進之  
說無復可疑矣又云工夫次第不能不無先後之差  
無乃自相矛盾已乎知食乃食等說此尤明白易見  
但吾子爲近聞障蔽不自察耳夫人必有欲食之心  
然後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食味之  
美惡必待入口而後知豈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  
味之美惡者耶必有欲行之心然後知路欲行之心

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二 四十一  
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路岐之險夷必待身親履歷而後知豈有不待身親履歷而已先知路岐之險夷者耶知湯乃飲知衣乃服以此例之皆無可疑若如吾子之喻是乃所謂不見是物而先有是事者矣吾子又謂此亦毫釐倏忽之間非謂截然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是亦察之尚有未精然就如吾子之論則知行之爲合一並進亦自斷無可疑矣  
來書云真知即所以爲行不行不足謂之知此爲學者喫緊立教俾務躬行則可若真謂行即是知恐其專求本心遂遺物理必有闕而不達之處

崇聖門知行並進之成法哉

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只爲後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工夫却知行本體故有合一並進之說真知即所以爲行不行不足謂之知即如來書所云知食乃食等說可見前已畧言之矣此雖喫緊救弊而發然知行之體本來如是非以己意抑揚其間姑爲是說以苟一時之效者也專求本心遂遺物理此蓋失其本心者也夫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心之體性也性即

陽明全集卷之二 四十七  
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即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即無  
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即  
無忠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耶晦菴謂人之所以為  
學者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  
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乎人之一心是其一分  
一合之間而未免已啓學者心理為二之弊此後世  
所以有專求本心遂遺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即理  
耳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闕而不達之處此告子  
義外之說孟子所以謂之不知義也心一而已以其  
全體惻怛而言謂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謂之義以其

條理而言謂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  
義獨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  
二也求理於吾心此聖門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  
疑乎

來書云所釋大學古本謂致其本體之知此固孟  
子盡心之旨朱子亦以虛靈知覺為此心之量然  
盡心由於知性致知在於格物

盡心由於知性致知在於格物此語然矣然而推本  
吾子之意則其所以為是語者尚有未明也朱子以  
盡心知性知天為物格知致以存心養性事天為誠

陽明先生文錄 卷之二 四十八  
意正心修身以歿壽不貳修身以俟爲知至仁盡聖  
人之事若鄙人之見則與朱子正相反矣夫盡心知  
性知天者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心養性事天者  
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歿壽不貳修身以俟者困知  
勉行學者之事也豈可專以盡心知性爲知存心養  
性爲行乎吾子驟聞此說必又以爲大駭矣然其間  
實無可疑者一爲吾子言之夫心之體性也性之原  
天也能盡其心是能盡其性矣中庸云唯天下至誠  
爲能盡其性又云知天地之化育質諸鬼神而無疑  
知天也此惟聖人而後能然故曰此生知安行聖人

之事也存其心者未能盡其心者也故須加存之之  
功必存之既久不待於存而自無不存然後可以進  
而言盡蓋知天之知如知州知縣之知知州則一州  
之事皆已事也知縣則一縣之事皆已事也是與天  
爲一者也事天則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猶與天爲  
二也天之所以命於我者心也性也吾但存之而不  
敢失養之而不敢害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  
者也故曰此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至於歿壽不貳  
則與存其心者又有間矣存其心者雖未能盡其心  
固已一心於爲善時有不存則存之而已今使之歿

陽明全集卷之二  
四九  
壽不貳猶以妖壽貳其心者也猶以妖壽貳其心是其爲善之心猶未能一也存之尚有所未可而何盡之可云乎今且使之不以死壽貳其爲善之心若曰死生歿壽皆有定命吾但一心於爲善修吾之身以俟天命而已是其平日尚未知有天命也事天雖與天爲二然已真知天命之所在但惟恭敬奉承之而已耳若俟之云者則尚未能真知天命之所在猶有所俟者也故曰所以立命立者創立之立如立德立言立功立名之類凡言立者皆是昔未嘗有而今始建立之謂孔子所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者也故曰

此困知勉行學者之事也今以盡心知性知天爲格物致知使初學之士尚未能不二其心者而遽責之以聖人生知安行之事如捕風捉影茫然莫知所措其必幾何而不至於率天下而路也今世致知格物之弊亦居然可見矣吾子所謂務外遺內博而寡要者無乃亦是過歟此學問最緊要處於此而差將無往而不差矣此鄙人之所以冒天下之非笑忘其身之陷於罪戮嗷嗷其言有不容已者也

來書云聞語學者乃謂即物窮理之說亦是玩物喪志又取其厭繁就約涵養本原數說標示學者

指為晚年定論此亦恐非

朱子所謂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窮其理即物窮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謂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析心與理而為二矣夫求理於事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於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於其親則孝之理其果在於吾之心邪抑果在於親之身邪假而果在於親之身則親沒後吾心遂無孝之理歟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心是惻隱之理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在於吾心之良知歟其或不可以從之於井歟其或可以手而援之歟是皆所

謂也其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果出於吾心之良知歟以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知析心與理為二之非矣夫析心與理而為二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之所深闢也務外遺內博而寡要吾子既已知之矣是果何謂而然哉謂之玩物喪志尚猶以為不可歟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為一者也合心與理而為

陽明全集文錄 卷之二 十一  
一則凡區區前之所云與朱子晚年之論皆可以不  
言而喻矣

來書云人之心體本無不明而氣拘物蔽鮮有不  
偏非學問思辨以明天下之理則善惡之機真妄  
之辨不能自覺任情恣意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此段大畧似是而非蓋承沿舊說之弊不可以不辨  
也夫問思辨行皆所以爲學未有學而不行者也如  
言學孝則必服勞奉養躬行孝道而後謂之學豈徒  
懸空口耳講說而遂可以謂之學孝乎學射則必張  
弓挾矢引滿中的學書則必伸紙執筆操觚染翰

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則學之始固已  
是行矣篤者敦實篤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篤其行  
不息其功之謂爾蓋學之不能以無疑則有問問即  
學也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思思即學也即行也  
又不能無疑則有辨辨即學也即行也辨既明矣思  
既慎矣問既審矣學既能矣又從而不息其功焉斯  
之謂篤行非謂學問思辨之後而始措之於行也是  
故以求能其事而言謂之學以求解其惑而言謂之  
問以求通其理而言謂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謂之  
辨以求履其實而言謂之行蓋析其功而言則有五



合其事而言則一而已。此區區心理合一之體。知行並進之功。所以異於後世之說者。正在於是。今吾子特舉學問思辨以窮天下之理。而不及篤行。是專以學問思辨爲知。而謂窮理爲無行也。已。天下豈有不行而學者邪。豈有不行而遂可謂之窮理者耶。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故必仁極仁。而後謂之能窮仁之理。義極義。而後謂之能窮義之理。仁極仁。則盡仁之性矣。義極義。則盡義之性矣。學至於窮理至矣。而尚未措之於行。天下寧有是耶。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爲學。則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矣。知不行之

不可以爲窮理。則知知行之合一並進而不可以分爲兩節事矣。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於吾心。而必曰窮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爲未足。而必外求於天下之廣。以裨補增益之。是猶析心與理而爲二也。夫學問思辨篤行之功。雖其困勉至於人一己百。而擴克之極。至於盡性知天。亦不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豈復有加於毫末乎。今必曰窮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諸其心。則凡所謂善惡之機。真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將何以致其體察乎。吾子所謂氣拘物蔽者。拘此蔽此而已。今欲去此之蔽。不

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二 三十三  
知致力於此而欲以外求是猶目之不明者不務服藥調理以治其目而徒俵俵然求明於其外明豈可以自外而得哉任情恣意之害亦以不能精察天理於此心之良知而已此誠毫釐千里之謬者不容於不辨吾子毋謂其論之太刻也

來書云教人以致知明德而戒其即物窮理誠使昏闇之士深居端坐不聞教告遂能至於知致而德明乎縱今靜而有覺稍悟本性則亦定慧無用之見果能知古今達事變而致用於天下國家之實否乎其曰知者意之體物者意之用格物如格

君心之非之格語雖超悟獨得不踵陳見抑恐是道未相吻合

區區論致知格物正所以窮理未常戒人窮理使之深居端坐而一無所事也若謂即物窮理如前所云務外而遺內者則有所不可耳昏闇之士果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大本立而達道行九經之屬可一以貫之而無遺矣尚何患其無致用之實乎彼頑空虛靜之徒正惟不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而遺棄倫理寂滅虛無以爲常是以

要之不可以治家國天下孰謂聖人窮理盡性之學而亦有是弊哉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虛靈明覺即所謂本然之良知也其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者謂之意有知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矣知非意之體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意用於事親即事親爲一物意用於治民即治民爲一物意用於讀書即讀書爲一物意用於聽訟即聽訟爲一物凡意之所在無有無物者有是意即有是物無是意即無是物矣物非意之明乎格字之義有以至字訓者如格于文祖有苗來格是以至訓者也然格於文祖

必純孝誠敬幽明之間無一不得其理而後謂之格有苗之頑實以文德誕敷而後格則亦兼有正字之義在其間未可專以至字盡之也如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之類是則一皆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義而不可以至字爲訓矣且大學格物之訓又安知其不以正字爲訓而必以至字爲義乎如以至字爲義者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其說始通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窮字用力之地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窮字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夫窮理盡性聖人之成訓見於繫辭者也苟格物之

說而果即窮理之義則聖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窮理而必爲此轉折不完之語以啓後世之弊邪蓋大學格物之說自與繫辭窮理大旨雖同而微有分辨窮理者兼格致誠正而爲功也故言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中言格物則必兼舉致知誠意正心而後其功始備而密今偏舉格物而遂謂之窮理此所以專以窮理屬知而謂格物未嘗有行非惟不得格物之旨并窮理之義而失之矣此後世之學所以析知行爲先後兩截日以支離決裂而聖學益以殘晦者其端實始於此吾子蓋亦未免承沿積習則見以爲於道未相脗合不爲過矣

來書云謂致知之功將如何爲溫清如何爲奉養即是誠意非別有所謂格物此亦恐非

此乃吾子自以己意揣度鄙見而爲是說非鄙人之所以告吾子者矣若果如吾子之言寧復有可通乎蓋鄙人之見則謂意欲溫清意欲奉養者所謂意也而未可謂之誠意必實行欲溫清奉養之意務求自慊而無自欺然後謂之誠意知如何而爲溫清之節知如何而爲奉養之宜者所謂知也而未可謂之致知必致其知如何爲溫清之節者之知而實以之溫

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二 五十一  
清致其知如何爲奉養之宜者之知而實以之奉養  
然後謂之致知溫清之事奉養之事所謂物也而未  
可謂之格物必其於溫清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  
知當如何爲溫清之節者而爲之無一毫之不盡於  
奉養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爲奉養之  
宜者而爲之無一毫之不盡然後謂之格物溫清之  
物格然後知溫清之良知始致奉養之物格然後知  
奉養之良知始致故曰物格而後知至致其知溫清  
之良知而後溫清之意始誠致其知奉養之良知而  
後奉養之意始誠故曰知至而後意誠此區區誠意

致知格物之說蓋如此吾子更熟思之將亦無可疑  
者矣

來書云道之大端易於明白所謂良知良能愚夫  
愚婦可與及者至於節目時變之詳毫釐千里之  
謬必待學而後知今語孝於溫清定省孰不知之  
至於舜之不告而娶武之不葬而興師養志養口  
小杖大杖割股廬墓等事處常處變過與不及之  
間心須討論是非以爲制事之本然後必體無蔽  
臨事無失

道之大端易於明白此語誠然顧後之學者忽其易

陽明全集文錄 卷之二  
於明白者而弗由而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爲學此其所以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也孟子云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由耳良知良能愚夫愚婦與聖人同但惟聖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婦不能致此聖愚之所由分也節目時變聖人夫豈不知但不專以此爲學而其所謂學者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而與後世之學不同耳吾子未暇良知之致而汲汲焉顧是之憂此正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爲學之弊也夫良知之於節目事變猶規矩尺度之於方圓長短也節目時變之不可預定猶

方圓長短之不可勝窮也故規矩誠立則不可欺以方圓而天下之方圓不可勝用矣尺度誠陳則不可欺以長短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良知誠致則不可欺以節目時變而天下之節目時變不可勝應矣毫釐千里之謬不於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將何所用其學乎是不以規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圓不以尺度而欲盡天下之長短吾見其乖張謬戾日勞而無成也已吾子謂語孝於溫清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鮮矣若謂粗知溫清定省之儀節而遂謂之能致其知則凡知君之當仁者皆可謂

陽明全集卷之二  
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當忠者皆可謂之能致其  
忠之知則天下孰非致知者邪以是而言可以致知  
知之必在於行而不行之不可以爲致知也明矣知  
行合一之體不益較然矣乎夫舜之不告而娶豈舜  
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爲之準則故舜得以考之何  
典問諸何人而爲此邪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  
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爲此邪武之不葬而興師豈  
武之前已有不葬而興師者爲之準則故武得以考  
之何典問之何人而爲此邪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  
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爲此邪使舜之心而非

誠於爲無後武之心而非誠於爲救民則其不告而  
娶與不葬而興師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後之人不  
務致其良知以精察義理於此心感應酬酢之間顧  
欲懸空討論此等變常之事執之以爲制事之本以  
求臨事之無失其亦遠矣其餘數端皆可類推則古  
人致知之學從可知矣

來書云謂大學格物之說專求本心猶可牽合至  
於六經四書所載多聞多見前言往行好古敏求  
傳學審問溫故知新傳學詳說好問好察是皆明  
白求於事爲之際資於論說之間者用功節目固

不容紊矣

格物之義前已詳悉牽合之疑想已不俟復解矣至於多聞多見乃孔子因子張之務外好高徒欲以多聞多見爲學而不能求諸其心以闕疑殆此其言行所以不免於尤悔而所謂見聞者適以資其務外好高而已蓋所以救子張多聞多見之病而非以是教之爲學也夫子嘗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是猶孟子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之義也此言正所以明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耳若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諸見聞之末而已落

第二義矣故曰知之次也夫以見聞之知爲次則所謂知之上者果安所指乎是可以窺聖門致知用力之地矣夫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使誠在於多學而識則夫子胡乃繆爲是說以欺子貢者耶一以貫之非致其良知而何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以畜其德爲心則凡多識前言往行者孰非畜德之事此正知行合一之功矣好古敏求者好古人之學而敏求此心之理耳心即理也學者學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非



陽明全集文錄 卷之二  
若後世廣記博誦古人之言詞以爲好古而汲汲然  
惟以求功名利達之具於其外者也博學審問前言  
已盡溫故知新朱子亦以溫故屬之尊德性矣德性  
豈可以外求哉惟夫知新必由於溫故而溫故乃可  
以知新則亦可以驗知行之非兩節矣博學而詳說  
之者將以反說約也若無反約之云則博學詳說者  
果何事耶舜之好問好察惟以用中而致其精一於  
道心耳道心者良知之謂也君子之學何嘗離去事  
爲而廢論說但其從事於事爲論說者要皆知行合  
一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而非若世之徒事

口耳談說以爲知者分知行爲兩事而果有節目先  
後之可言也

來書云楊墨之爲仁義鄉愿之亂忠信堯舜子之  
之禪讓湯武楚項之放伐周公莽操之攝輔謾無  
印正又焉適從且於古今事變禮樂名物未嘗考  
識使國家欲興明堂建辟雍制曆律草封禪又將  
何所致其用乎故論語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  
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  
行事之實此則可謂定論矣

所喻楊墨鄉愿堯舜子之湯武楚項周公莽操之辨

與前舜武之論大略可以類推古今事變之疑前於  
良知之說已有規矩尺度之喻當亦無俟多贅矣至  
於明堂壁雍諸事似尚未容於無言者然其說甚長  
姑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則吾子之惑將亦可以少  
釋矣夫明堂壁雍之制始見於呂氏之月令漢儒之  
訓疏六經四書之中未嘗詳及也豈呂氏漢儒之知  
乃賢於三代之賢聖乎齊宣之時明堂尚有未毀則  
幽厲之世周之明堂皆無恙也堯舜茅茨土階明堂  
之制未必備而不害其爲治幽厲之明堂固猶文武  
成康之舊而無救於其亂何邪豈能以不忍人之心

而行不忍人之政則雖茅茨土階固亦明堂也以幽  
厲之心而行幽厲之政則雖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  
地耶武帝肇講於漢而武后盛作於唐其治亂何如  
耶天子之學曰壁雍諸侯之學曰泮宮皆象地形而  
爲之名耳然三代之學其要皆所以明人倫非以壁  
不壁泮不泮爲重輕也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禮何人  
而不仁如樂何制禮作樂必具中和之德磬爲律而  
身爲度者然後可以語此若夫器數之末樂工之事  
祝史之守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  
則有司存也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其

陽明先生文錄 卷之二  
重在於敬授人時也。舜在璿璣玉衡，其重在於以齊  
七政也。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養民之政。  
治曆明時之本固在於此也。羲和曆數之學，臯契未  
必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雖  
堯舜亦未必能之也。然至於今，循羲和之法而世修  
之，雖曲知小慧之人，星術淺陋之士，亦能推步占候  
而無所忒，則是後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賢於禹稷堯  
舜者耶。封禪之說，尤爲不經，是乃後世佞人諛士所  
以求媚於其上，倡爲誇侈以蕩君心，而靡國費，蓋欺  
天罔人無耻之大者。君子之所不道。司馬相如之所

見譏於天下後世也。吾子乃以是爲儒者所宜學，  
殆亦未之思耶。夫聖人之所以爲聖者，以其生而知  
之也。而釋論語者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  
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  
夫禮樂名物之類，果有關於作聖之功也，而聖人亦  
必待學而後能知焉，則是聖人亦不可以謂之生知  
矣。謂聖人爲生知者，專指義理而言，而不以禮樂名  
物之類，則是禮樂名物之類，無關於作聖之功矣。聖  
人之所以謂之生知者，專指義理，而不以禮樂名物  
之類，則是學而知之者，亦惟當學知此義理而已。困

而知之者亦惟當因知此義理而已今學者之學聖人於聖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學而知之而顧汲汲焉求知聖人之所不能知者以爲學無乃失其所以希聖之方歟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者而稍爲之分釋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論也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斯人入於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爲聖人之學吾之說雖或暫明於一時終將凍解於西而水堅於東霧釋於前而雲滄於後嗚呼危困以死而卒無救於天下之分毫也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

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齊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

爲教而學者惟以此爲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肯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

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勞逸爲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爲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爲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臯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

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耻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耻於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即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耻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耻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以痒癢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

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熾，孔孟既沒，聖學晦而邪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為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為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相倣相效，日求所以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獵取穀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鬪爭劫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撥拾修補於煨燼之餘，蓋其

爲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知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脩飭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可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墻遂不復可覩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爲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爲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群起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謹誑跳踉騁奇鬪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瞶精神恍惚日夜遨遊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

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於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間有覺其空疎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爲富強功利五霸之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瞽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群儒而群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

陽明全集文錄 卷之二  
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  
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  
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  
誦之廣適以長其教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  
見之博適以肆其辯也辭章之富適以飭其僞也是  
以臯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  
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其成  
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爲不如是則無  
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  
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

教而視之以爲贅疣柄鑿則其以良知爲未足而謂  
聖人之學爲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士生  
斯世而尚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尚何以論聖人之學  
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爲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  
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  
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  
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  
沛然若决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  
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

易學文錄 卷之三  
答董溪蘿石 乙酉



陽明先生文錄 卷之二  
問某賦性平直守分每遇能言之士則以己之遲鈍為慚恐是根器弱甚

此皆未免有外重內輕之患若平日能集義則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克塞天地自然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自然能知人之言而九詖淫邪遁之詞皆無所施於前矣况肯自以為慚乎集義只是致良心得其宜為義致良知則心得其宜矣

問某因親弟糧役與之謀敗致累多人因思皆不  
老實之過也如何

謂之老實須是實致其良知始得不然却恐所謂老

實者正是老實不好也昔人亦有為手足之情受過辱者然不致如此等事此等事於良知亦自有不安問某因海寧縣丞盧珂君官廉甚而極貧饑寒餓死遂走拜之贈以詩襪歸而胸次帖帖然自以為得也只此自以為得也恐亦不宜

知得自以為得之非宜只此便是良知矣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又多着一分意思不得多着一分意思便是私矣

問某見人有善行每好錄之時以展閱常見二醫一姓韓一姓郭者以利相讓亦必錄之

錄善人以自勉此亦多聞多見而識乃是致良知之功此等人只是欠學問恐不能到頭如此吾輩中亦未易得也

張敬夫拜之觀以詩齋禮而臥火神神然自以爲問某因寓寧縣丞盧氏吾官兼甚而林食獨寒燠翠清然不疑或此等事此等事於身亦不自不安實者五景茅實不設也昔人亦曾爲手吳之靜受處

146064

146064  
#05  
021

